

能改齋漫錄卷十四

記文

傀儡起於王家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

坡曉往還其歸置

國相暨各舉令

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

軍節度使制首句

我其官勤勞王

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

家也

賦長嘯却胡騎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却胡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於是不復出其所作潛于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善更當添以二者字蜀公從其



說故謂之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然景文賦雖不逮於蜀公他人亦不能到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真奇語也

邵康節贊王通

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

馮丞相用李泰伯語

李泰伯潛書其一曰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簋簋牲幣廟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得其言者爲富貴得其道者爲餓夫馮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

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馮用泰伯語也

呂與叔克己銘

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爲克己復禮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蠱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室欲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窒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疴痒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鄧安惠表啓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太白語又嘗有啓云三山已到輒爲風引而還九關初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蘊藉如此

高麗至豫章先狀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其先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任忠厚投時相啓

任敦夫忠厚元祐紹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留落不

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啟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沈舟坐閱千帆之過

蘇景謨詩啟

衣冠晨集烏衣巷旌旆春生綠野堂蘇景謨詩也又有啟云珠璧之投甚暗詎免驚疑農馬之智非專誤勞訪問

黃公孝師右軍筆法

仁宗時太常博士黃公孝先有詩名尤工字學常師右軍筆法深得其妙每日學書當先務真楷端正勻停而後饒得破體破體而後饒得顛草凡字之爲體緩不如緊潤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右欲重左欲輕考之古人蹤跡其言不妄也

東坡銘李伯時洗玉池

東坡有李伯時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之曰斲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爲子銘其脣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璚三鹿盧帶鉤琕琤璚杯水蒼佩螳螂鉤佩柄珣珙珙璧是也伯時旣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包以裯褥棲以髹匣昇致京師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藝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刻與伯時序跋昔有而今亡

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後世將有讀坡銘而不能曉者因具於此陳峽州卽陳彥點字子真自號懶散云

武后製賜狄仁傑袍金字

新唐史狄仁傑傳載仁傑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按家傳云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清勤昇顯位勵相臣乃命錄之新史不惟不著十二字雖五色雙鸞亦不錄也家傳云喪親有白鳥連理枝繞於墓側新史止云有白鵲馴擾之祥

曲如鉤例封侯

崔善爲爲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偃嚙之曰崔子

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胷前別有頭新唐史止云
曲如鉤例封侯而已

舉酒行令

陶穀使越錢王奉之甚渥因舉酒行令曰玉白石碧波亭上
迎仙客陶應聲曰口耳王聖朝天子要錢塘

恩袍色動仙籍香浮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冕仲謝
及第啟全用以爲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
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

浯溪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奇絕唐

上元中邕管經畧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著中興頌刻之
崖石撫州刺史顏真卿書結復爲浯溪石堂西峰四獻亭銘
皆刻于崖石上本朝乾德中左補闕王伸來知永州維舟於
此留詩元公序云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
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愛之故命曰浯溪銘于溪口銘
曰湘水一曲淵洄倚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門如何巉巖
雙石臨彼淵岸夾溪絕壁水石尤怪石文尤異吾欲求退將
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
銘在溪口王伸詩云湘州佳致有浯溪元結雄文向此題想
得後人難以繼高名長與白雲齊

包孝肅公家訓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何丞相賀巡幸還京表

靖康元年春徽宗巡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樸因改云擁篲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末情

仕有五瘴說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謫知昭州嘗著瘴說云仕有

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
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
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
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
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
亦繆乎其後鄒道鄉志完元符中謫昭州因其說以爲詩曰
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誠指其然謂是也徐師川建炎避
地至昭州感二公遺跡作詩云正言鄒子獨留名法從梅公
尚有亭藥是苦言能治瘴竹生屈曲坐看經風前雲似秋前
亦雨後山能燒後青戀土懷鄉頻作惡懷賢感舊歎飄零竹
生屈曲坐看經者蓋道鄉昔寓居閣上忽于佛前地生五筍

是可愛地主云閣成今十年隱築堅實溝塹深闊未嘗有此
州人傳之咸謂吉祥以爲爲道鄉發也道鄉因詩云基創于
今正十年不容山竹暗行鞭森然五筍自何出盛矣一邦相
與傳

王履道詩文警策

黃季岑云王履道詩直須刺著天公眼便遣雷霆下取將是
能讀倚相三墳五典之書且盡識建章千門萬戶之制又順
斗布合宮之政分方調文鼎之神金篆浮波河伯順流而聽
命瓊科宣籙清華正畫以臨壇又鳳鞋微露繡幫相皆其警
策也

追贈陳瑩中葛魯卿文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爲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
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云夷考平日素絲之節無聞坐廢累
年白首之言猶在吳正仲別何文縝但云切須念第一莫打
罵長行

大遼使謝賜柑表

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
陳祝帝齡于紫闕恩華固異錫仙實于公郵方厥包來貢之
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霜雲液盈盤挹
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于遺母楓朝切願于獻君感德滋深
諭言罔旣

胡少汲夢書八句頌

胡少伋夜夢遊一寺與勒和尚納僧六七人共步長廊少伋手持長鑱劃青方石如錐畫沙書六句頌云我行世間多動少息暫休寶坊萬慮入寂明日出山八面受敵勒和尚隨句微吟旁皆太息中有一僧云萬慮入寂句法甚勝明日出山是將動耶似覺復寐自理前頌增住爲主人動轉爲客兩語于出山句上廣爲八句

東坡四言

吟哦傲兀仰晤巖月遇巘迎崖銀剡玉甌鼃鼃噉鴨雁鶩嶼
吼臥玩我語聲牙岌岌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郊葱瓏雲水
靄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開宴初日下照潛
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

言也皆東坡作

東坡戲書

葑草尙能攔浪藕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書也
又云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黃
之車湖卽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卽散花洲也東坡屢過其家
戲書此

選官改定方澤儀安等曲

宣和四年校書郎韓迪撰方澤儀安之曲著作佐郎吳次賓
撰社稷寧安之曲校書郎艾晟撰感生帝大安之曲校書郎
趙承裔撰帝堯景安之曲正字李舜由撰充國公成安之曲
臣僚上言曰謹按爾雅曰卉者蓋總草之名也今方澤儀安

之曲乃曰蔽芾之棠合併爲一遐方來歸茲卉是式然則謂
木爲卉可乎詩曰爲絺爲綌蓋精者爲絺麤者爲綌今社稷
寧安之曲乃曰求福生民表功社稷曰舞以帔曰冕以綌然
古有絺冕若以爲絺則字爲失律矣感生帝之詩有曰爲赤
粦怒者帝神名也祭之輒斥其名何耶帝鼐之詩有曰祀彼
顯相者羣臣相其祀事也謂之祀彼顯相者又何人耶甚者
樂不用中聲久矣而其詩猶曰於論中聲豈不悖乎奉聖旨
令尚書省措置選官改定元撰方澤儀安等曲官除趙永裔
已罷館職外餘并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其後艾晟進狀辨正
係道經靈寶經云南方赤靈帝君名同浮極炎字赤粦怒唐
開元禮立夏祀赤帝祝文敢昭告于赤帝赤粦怒等事恭奉

聖旨前降送吏部指揮與改正別與差遣

胡舜陟非顏岐撰制辭

靖康元年四月顏岐賜出身除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岐之非云其草晁說之中書舍人辭云知世掌美又潤色于絲綸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今日知世掌美成何等語耶除孫傳侍讀云朕念元子出就外傳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旣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東宮辭也傳已罷東宮官矣勸讀而爲此語豈非昏繆之甚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安霍安國再任乃云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真定乃云增籌幄之勝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甚休許景衡兼太子諭

德曰日靜身安李旦除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瑱闔之拜肅持金國之書其辭不典如此奉聖旨岐罷中書舍人

劾張文潛謝表不欽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以告行臣僚上言云我來自東是爲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于無欽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卽時彈劾

奪范純仁謚忠宣議

崇寧二年六月臣寮上言范純仁謚曰忠宣其謚誥去年已

追奪并元定議覆議官各已罰銅十斤今節錄謚議如後考
功員外郎鄧忠臣議有曰每思捐身而獻策常願休兵而息
民祇知扶危而定傾寧惜跋前而疐後又曰方譏言亂國而
明蔡確之無實泊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
言之時在偏州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
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
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于是或虧
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鵬坐隅已
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
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奉聖旨
權發遣汝州鄧忠臣差管幹南京鴻慶宮

翟公異作文艱得

葉少蘊云翟公異作文艱得然得必奇也在西掖時以草辭遲罰銅崇寧間與予同在試院逼晚商量作策題以冗官爲問及曉問之云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雖止四句然實佳作也

林希草陸農師曾子開被謫辭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脩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辭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橐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爲得實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樸實乃能立功立事享悠

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格言

答劉保衡投進古器詔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冥卽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翼且山折泉湧急流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投進答詔云眷彼名區出茲古器旣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尚良切保衡繪形刻石尚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也當時失於稽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歐陽公投胥內翰啟

歐陽文忠少時猶未知名以文編投內翰胥公偃且有長牋

所謂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是也集嘗載之今不
錄胥公有啟謝歐陽秀才云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
之長牋爲贄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詒
謀克隆堂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服膺聖域以惟勤躡
足俊躔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
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製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
籍之芳塵自遠偶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
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晬表遽捧雄編恣探賞以忘勞信窺
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適麗以盈箱
雕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碨星
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

能誠哉可貴雖亨衢自致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
惜齒牙之餘論歐公得之又爲長牋以謝之不載諸集今錄
於此云右某啓昨贊蕪音仰塵紉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
帚無容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千尺牘以必珍始繩穿而
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踈陰加震
疊竊以昔者魯哀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目
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
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答私書或矜
才而格物未若翠綏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
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密警咳之音
免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

煥私藏因爲殊遇某倥蒙惟舊檢操弗支乏沃若之軒髦有
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爲彈早歎繭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
殫化爰以自童髮之交翦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隙門
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穎一昨
與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里貶
于素論篋衍弃于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塗而自隔然或
鼓舞至化呻吟變儒效騷人之鬱抑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
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
徒骫骳以興譏何弗避于詆訶輒外彰于嗤笑雖蹠蹠短韻
殆無取于繫轅盧胡見貽乃自珍于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
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于相樂伏蒙某官憫屯愚之

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
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飫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
之歡執如意以指揮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
珍指顧飛沈盼睐于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
倍而增榮示一嘆而爲美當黠闇之多暇枉虞筆以爲文縟
旨星稠燄燄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
重于大呂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
藏行楮歸耀當閭襲以十綈爲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體
中之不安貴洛陽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
勝

曾子固懷友寄荆公

王荆公初官揚州幕職曾南豐尙未第與公甚相好也嘗作懷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學一首別之荆公集具有其文其中云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躡乎中庸而後已云云然懷友一首南豐集竟逸去豈少作刪之邪其曰介卿者荆公少字介卿後易介甫予偶得其文今載此云聖人之於道非思得之而勉及之其間於賢大遠矣然聖人者不專己以自蔽也或師焉或友焉參相求以廣其道而輔其成故孔子之師或老聃鄭子云其友或子產晏嬰云師友之重也聖人然爾不及聖人者不師而傳不友而居無悔也希矣子少而學不得師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聖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嘗欲得行古法度士與之居

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劘之庶於幾而後已予亦有以資之也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獲自得介卿然後始有周旋激懇摘予之過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釋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從居與游予知免於悔矣而介卿官於揚予窮居極南其會合之日少而離別之日多切劘之效淺而愚無知易懈其可懷且憂矣思而不釋已而敘之相慰且相警也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稱其行今之人蓋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也爲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陳師道春秋索隱

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爲陳無已所作非

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謂深于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位望並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孫仲益謝郡官啟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覲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
填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捨舟由陸行三百里至滁
之全椒而交代趙子欽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替渠赴
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今所受見闕敕蓋朝廷契勘之誤實
礙條制又別無敕劄可以遵守孫旣見却遂留寓待報嘗作
一謝郡官小啟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
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云謙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興盡欲
還已退飛而過宋蓋述前意也

豫章休亭賦

豫章先生休亭賦其卒章云蓋嘗聞伯夷之風何能問詹生之卜洪駒父云晚年刊定云是謂不著而筮從無龜而卜吉云

張天覺送凌戡歸蜀記

張天覺丞相以趙諗謀逆伏誅是其鄉里故因送凌戡歸蜀作記以自見云凌公濟自蜀來謁曰戡周旋奉事公三十年矣公今致身政府戡志願畢矣請從此辭耕青城山擊壤鼓腹爲太平民願得片言刻石山中傳家爲榮足矣應之曰君隱矣奚以文爲且趙諗不軌以辱鄉邦吾何敢懷土哉于是青城丈人夜夢曰吾何負公而吾弃哉吾以天地中和之氣

生爲靈苗秀爲異草仙人餌以不死而養命治疾之功徧于天下吾從古以來世生忠臣義士武王伐紂所賴而勝者微盧彭濮人也公孫述據蜀迫用蜀士仰藥不懼者巴郡譙君黃也漆身爲厲者犍爲費貽也飲毒而死者廣漢李業也伏劒自刎者蜀郡王皓也託盲避世者任求馮信也魏伐劉禪而勸禪降魏者西充譙周也李唐二帝避賊出狩而勤王以迎鑾輿者蜀之父老吏民也且李順草寇百日而已乃孟昶後宮之遺息也趙諗狂生陰自推戴乃南平夷界之獠雛也奚預吾事哉神宗作新法度而元祐之臣指爲桀紂終身貶死不負神宗者雙流鄧綰也哲宗紹述先烈而建中靖國之臣斥爲山厲漢東上表慷慨論列者公也廢爲編氓始終不

變者安蹇二公也吾三川之靈何負于世而公見弃之速耶
于是僕豁然悟蹇然興急呼凌君而告之曰勉矣行焉爲我
謝青城丈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吾之避謗旣失之矣而丈
人自辨亦未爲得也君平生急義氣豪而善噉當持吾說而
噉于山中萬壑響應而震動不亦快乎崇寧三年三月丁未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張商英記今張集不載此文予
按趙諗本趙庭臣之子庭臣先故渝州洞戎與諸戎約降朝
廷庭臣乃醉諸酋殺之揚言衆叛掩爲己功又盡得其財物
故庭臣高貲筮仕被擢用生子諗少年登第幾爲殿魁未三
十歲陞朝爲國子博士忽以謀叛伏法庭臣自河東提刑配
瓊州母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蓋報應之速如此然渝州

風俗從古如此杜詩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此其驗也天覺序謂鄧綰安寔爲忠而以元祐建中靖國之臣指上爲桀紂幽厲亦可謂無忌憚者矣

賦圓丘象天

內翰鄭毅夫久負魁望而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暨試禮闈鄭爲南宮第四場魁滕爲南廟別頭魁及入殿試圓丘象天賦未入殿門已風聞此題遂同論議下筆皆得意時留後李公端夢滕作第三人服緋牙繫鞋來謝而鄭亦有白龍之夢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程文滕破題云大禮必簡圓丘自然及聞鄭賦禮大必簡丘圓自然滕卽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預爲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畎畝望

君成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鄭
卻無陞謝之備遂用滕記

神宗御製祭狄青文

神宗自爲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賢佑我仁祖沉鷲有謀重厚
且武昔居校聯功名自喜旣登籌帷益奮忠義惟是南荒有
盜猖獗陵轍二廣震驚宮闕羣公瞻顧莫肯先語惟卿請行
萬里跬步首戮騎將大振吾旅金節一麾孰敢齟齬遇賊于
原親按旗鼓彼長排鎗我利刀斧馬馳於旁擣厥背膂驅攘
殲繁如手採取奏功來朝遂長右府旋升外相均逸邦畿如
何不淑早弃盛時逮予纂服弗覩音儀因覽遺畧又觀繪事
緬懷風徽感歎無已遣使臨奠用旌前勩靈而有知當體茲

意初青子諮奏事延和殿神宗問青征南嘗有遺書存否於是詔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神宗乃自爲是文祭之方是時神宗春秋正富文已如此

李靖兵法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佑附益之也然予家有李靖六軍心鏡數卷其文淺近豈僞書邪

劉丞相謝啟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藏珠於淵韻脚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丞相沆中第二人其謝啟云對靈光之殿難含飛動之詞賦合浦之珠莫敘去來之意

陳後山李氏墓銘

陳後山爲豫章先生銘母夫人李氏墓云李四女有婦行長爲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毀璧也陳之意蓋敘豫章所作黃夫人碑所謂毀璧兮隕珠此碑政爲洪氏母而作玉父建炎間爲胡少伋編定豫章詩文遂削今洪州印本是已迄今三十年所在雕印豫章文止以玉父所編爲定而毀璧之篇不存後世將有讀後山之銘不能曉者今載之云夫人黃氏先大夫之長女生重瞳子眉目如畫玉雪可念其爲女工皆妙絕人幼少能自珍重常欲鍊形仙去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爲家世堙替持孤女託以夫人歸南康洪民師民師之母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泊春秋其文有權智

如士大夫歸洪氏非先大夫意怏怏逼之而後行焉洪氏生
四男子曰朋芻炎羽年二十五而卒師民亦孝謹喜讀書登
進士第爲石州司戶參軍奔父喪客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
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及舅與夫皆葬夫人不得藏
骨於其域焚而投諸江是時朋芻炎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熙
寧庚戌其舉而棄之以元豐甲子某月夫人沒後十有四年
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成聲曰使是子安歸乎其兄弟
無以自解說念夫人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於
廬山築亭以庇之髣髴其平生而妥之毀璧兮隕珠執手者
兮問過愛憎兮萬事一軌居物之忌兮固常以好爲我彼詛
汝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芸英兮禦餓

善兮清明陽春兮玉水畸於世兮天脫共纓愛買人兮生冥
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而其雛嬰衆
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岑岑兮
猿鶴同社瀑垂大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雨爲夜得意
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寂無朋兮去道如咫尺彼幽坎兮可謝歸
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

類對

期期艾艾

世間事未有無對周昌口吃而言稱期期鄧艾口吃而言稱
艾艾

避羊祐孟浩然陽城名

羊祜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初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榜曰孟亭商於有陽城驛元稹以爲名與陽道州同當避其諱改爲避賢郵乃知賢者爲人愛慕如此

夫子鼓瑟蔡邕聽琴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夫子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鄉者某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爲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彈琴於屏

邕聽之曰以酒召我而有殺心何也彈琴者曰向我鼓絃見
螳蜋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
惟恐螳蜋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乎邕莞然而笑曰
此足以當之矣夫以孔子鼓瑟而知狸之捕鼠蔡邕聽琴而
知螳蜋之捕蟬由此以進之雖國之存亡可知也

白龍見青蛇降

李嗣業爲疏勒鎮使白龍見而城不壞楊朝晟爲邠寧節度
使青蛇降而水從出豈不異哉

枯松生枯柳榮

唐明皇雜錄記肅宗中興而枯松復生呂渭傳記德宗還梁
而枯柳復榮非偶然也

射石飲羽

劉向新序記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
矢飲羽下視之石也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
金石爲開況人心乎予乃知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
射之中石沒矢史記作鏃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其事有
不足怪者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
羽飲矢至羽也文選鮑昭擬古詩石梁有餘勁注宋景公造
弓射石梁飲羽

舌柔齒剛

子思子載老萊子告子思曰不見夫齒乎雖堅固足以相靡
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說苑載

常縱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縱曰噫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縱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縱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乃知老子之言蓋有所本也淮南子乃云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注曰商容神人也吐舌示老子此又以常縱爲商容何也又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乃知常縱取此

有機事必有機心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遂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子貢曰有機于此日浸百畦園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羞不爲劉向說苑曰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爲機事後輕前重命曰桔槔終日灌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我不爲也乃知惡機心者不獨漢陰丈人也

今李膺仲舒何如昔

梁李膺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齊魚復侯子響齊武第四子也爲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有氣力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

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夫取悅於一時而忘譏於千載可乎

倒用印

朱泚僞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其兵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事所以貴乎權也

婁王之器過狄寇

狄仁傑之爲宰相以婁師德之薦而狄不知也非武后告之則幾於失人寇萊公之爲使相以王文正之薦而寇不知也非真宗告之則幾爲深恨由是言之婁王之器過乎狄寇矣萊公事見王公神道碑

楚蜀慰其軍

左傳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僞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欣然如熱而濯楚蜀所以慰其軍一至于此乃知爲人上者易與人爲善也

二人得古意

王琳字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王陛下愛子今尚在鄖臣之子庸敢相近時以比倉唐悟文侯雖造次不忘悟君子善楊洪武爲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帝笑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洪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託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之子曰二人託意有在頗得古人之意

諷棋取怒

晉王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擣菹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
拂衣而去宋謝密字宏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基
友人西南基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
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于地吳子曰南風不競之說本於左
傳而二人皆以諷于基而取怒

項羽神

蕭琛齊時爲吳郡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
驗遂於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
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

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于廟李安人齊高帝時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據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軀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著屐上廳事又于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人尋卒吳子曰世言邪不干正如蕭琛是已至李安人者反如彼何哉

戰死自有冥數

太平廣記載博異志云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屬張伯良于青陵城與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戰項後中刀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將夜點閱兵姓名聲呼某乙卽聞唱唯應聲如是可點千餘人趙生專聽之將

謂點名姓及點畢竟不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強起視左右死者皆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宿命耳本朝彭乘撰茅亭客話載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年爲賊李順所驅于郡署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濃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于積屍中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固無誤矣

源乾曜舒元興葬

太平廣記載戎幕閒談云泓師自東洛迴言于張說闕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寮至者貧道于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地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坐闕門先人尚未啟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闕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窆處本高今則窆矣合高處本窆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闕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

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
僅二十年又按唐感定錄載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興自侍御
史辭歸東都遷葬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
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興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改護他日
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興
也元興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肉食者謀

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
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劉向說苑有東郊祖朝者上書于晉獻公曰願請問國家之
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預焉祖

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于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
膽塗地于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時難得而易失

史記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于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
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
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說苑鄭
桓公東會封于鄭暮舍于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者
曰客將焉之曰會封于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
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
而載之行十日十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

景公反轂齊王易牛

說苑齊景公探雀鷖鷖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曰我探雀鷖鷖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探雀鷖鷖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鷖鷖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必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此與孟子所載齊宣王以羊易牛之事同蓋孟子以宣王是心足以王矣者其說本於晏子也

娶盲女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成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

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子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爲之矣

勞薪飯

晉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皆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北史王邵傳載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

訴失蔬圃

國初范質玉堂閒話云廣州番禺縣嘗有部民牒訴云前夜

亡失蔬圃今認得在於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旣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爲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至百餘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殖蔬者海上往往有之楊文公談苑云兩浙有葑田蓋湖上有菱封所相繆結積久厚至尺餘濶沃可殖蔬種稻或割而賣與人有任浙中官方視事民訴失蔬圃讀其狀甚駭乃葑園爲人所竊以小舟撐引而去余乃知葑之爲田爲圃廣浙皆有之矣

別水味

陸鴻漸善別水味嘗令操舟者於揚子江取南零水俄水至

羽以勺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旣傾至半
又以勺揚之曰此南零者矣其人大駭曰某昨取水至岸便
覆其半懼其少取岸水增之以上出水記予按蒲元傳曰君
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
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
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
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
涪水八升益之乃知能別水味不特鴻漸其事正相類

太宗用李勣蓋高歡策

唐太宗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
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歡將死謂其世子

澄曰少堪敵侯景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
深加殊禮委以經畧乃知太宗之用李勣蓋高歡策耳

蠅漏赦

異苑晉明帝欲賜告祕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
觸帳而入萃於筆端又須臾出帝竊異焉令人尋蠅之所集
集所輒傳有赦喧然已徧晉書載記苻堅僭位五年鳳凰集
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堅密議於
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
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
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
之理事從何泄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

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乃知青蠅漏赦明帝時已如此然歐陽詹暗室箴云昔有苻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所用正苻堅事

度啟公稜等登

南史焦度爲人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欲就齊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百餘言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啟公度啟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米百斛唐王起會昌三年知舉放盧肇丁稜姚鵠及第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辭語一出勝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

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辭
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顏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
等登竟莫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翊曰友人戲之曰聞
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豈非箏
之聲乎予故以度啟公度啟公稜等登稜等登政堪作對

沈元用策對易數有素備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主司問
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啟謝主文孫仲益孫答云
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
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
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方明昉謂予云宣和辛

丑歲當廷試是時已備易數爲問偶方臘爲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祕問題以待後舉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

衮衣赤舄

晁氏客話云富鄭公在延潞公請純夫作致語云衮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近時王岐公自宮祠起知紹興府有以啓賀之者云赤舄几几方遲周旦之居東綠竹猗猗行竚武公之入相

四六用故事配今事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旣罷而京師父老與太學士子伏闕下撾鼓乞用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尙未退暨召綱

入仍令細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啟賀之云士訟公冤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嘗舉以謂予作四六要當如此

作文忌切題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啟賀云一經教子益欽丞相之賢累月咎兒更起鄰翁之羨秦喜諭其子汪彥章啟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或以爲有刺譏用是得謗然汪意未必然也作文忌切題切題則有嫌

忘檄遺弓之句

宋莒公殿試德車結旌賦第二韻當押結字偶忘之考試官

奏過得旨因得在數以魁天下其後謝主文啟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機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蓋敘此也故今三元衡鑑賦載此賦無結字

用事錯誤

紹興八年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試畢知舉張致遠句龍如淵上殿上誦第二名賦云有夏昏墜也見黜於湯誥商王顛覆也貽誚於周書朕記得顛覆厥德是允征篇允征夏書非周書也不知可以如此用否劉大中奏曰昏墜顛覆之語只是形容車字語意雖工要是用事錯誤若論禮部考校式止合作一抹耳

汪彥章撫州謝表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時當大歷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相似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條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高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

汪彥章敬慕韓子蒼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啟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公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柳公權謝惠筆帖

向見柳公權一帖謝人惠筆云近蒙寄筆深荷遠情雖毫管
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
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磔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
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
揮教示頗有性靈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卽爲妙矣

吳元中孫覲草詔制辭

建炎初有詔諭河北云桑麻千里蓋祖宗涵養之恩忠義百
年亦父老教訓之素蓋吳元中辭也聶昌奉使未還加官制
云風寒易水嗟一往以難還日遠長安望重來而不見中書
舍人孫覲辭也

吳子經言似莊子

吳子經名孝宗臨川人荆公之舅歐陽文忠集所載五言古詩送吳生者卽子經也嘗著法言數卷其論孟子荀卿揚雄論性不同曰稚子夜啼拊背以安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兔嘯出垣後爲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一日問子君非子經族耶予答以非是公因誦此云似此等語言絕似莊子

張文定不敢比諸葛孔明

東坡文集載東坡云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似之然不若是之蠢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

決非兩立者北海以死捍漢室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
憊哉已上皆東坡說予嘗見張文定答子瞻書僅千言末後
云孔文舉諸葛孔明前世之高賢今以老夫爲之擬倫賜也
何敢望回惟有一節自束髮至於終身不爲世屈此有似孔
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憊去而違之耳所示
序引幸裁損之使有以自得於心又門生二字尤是過言蚤
以一日之知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之有必請削除改正其
分高文今復納上然東坡竟不之改又以見文定之謙也

滕元發賀呂正獻啓

滕元發賀正獻呂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
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怵盡還仁祖之風朝野

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頌之

劉斯立謝諸公啓

劉斯立歧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元亮謝蔡薺啓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薺同學舍薺旣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薺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占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能改齋漫錄卷十四

能改齋漫錄卷十五

方物

黃銀

唐杜如晦傳太宗嘗賜房喬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如晦家予按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萬斤遇火輕速上騰鬼神尋求莫知所存又按唐日華寶藏論云銀有十六件真水銀白錫銀曾青銀土碌銀丹陽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礪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母砂銀黑鉛銀伍件是真餘則假本草正文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惡鬼邪氣

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則雌黃雄黃銀也太宗所賜黃銀帶者以黃銀爲帶耳時如晦已死矣而丹砂雄黃雌黃銀皆殺鬼魅所以太宗云黃銀鬼神畏之也考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一條稱黃銀作器辟惡瑞物也北史辛公義傳云公義遷并州刺史山東出黃銀獲之以獻

盧橘

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柑橙檳枇杷撚柿亭奈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然予觀張勃吳錄曰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以上皆張說然則未可以相如爲失兼應劭亦引伊尹

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

橘渡江爲枳

韓詩外傳晏子曰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爲枳何則土地使然耳故博物志亦言橘渡江化爲枳江北之橘未嘗化也本草有枳殼乃江左所謂臭橘耳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南稱甘渡北則橙橙非枳也無乃誤乎

子魚通印蠓破山

山谷送曹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通印蠓破山不但蕉黃荔子丹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語訛以應爲印或曰子魚以容印者爲佳故王荊公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

一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山谷以蠟而云破山則理不可曉按番禺記云蠟之殼卽藥中之牡蠣也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岸然故呼爲山今山谷謂之蠟破山豈取蠟肉之謂耶然韓退之亦云蠟相粘如山

仙茅

洪州西山有謚母觀母乃許旌陽授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者不相遠第採以作湯則香味差別耳少年飲之至於口鼻出血蓋性極暖也然抱朴子云堯時有草夾堦而生隨月開落名蓂莢又曰歷莢又名仙茅不知其種是此否按本草注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效開元婆

羅門僧進仙茅藥服之有效故東坡譚王澤州寄長松詩云
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漆葉出華佗傳

綿州綠茶

茶之貴白東坡能言之獨綿州彰明縣茶色綠白樂天詩云
渴嘗一盞綠昌明彰明卽唐昌明縣盧仝詩云天子初嘗陽
羨茶當時建茶未有名也

貢茶貴早

貢茶以早爲貴李郢茶山貢焙歌云陵煙觸露不停採官家
赤印連帖催劉禹錫試茶歌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
走風塵袁高茶山作云陰嶺茅未吐使者牒已頻三詩皆及
赤印與牒也

栗如拳

越州圖經載如拳之栗如錦之桑政和中詔本州貢焉栗固大於他州然如拳者終不可得杜子美夔府詩云色好梨勝頗穰多栗過拳

車螯

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東坡所傳江瑤柱是也時曾子開感而賦詩略云巖巖九門深日舉費十萬忽於泥滓中得列方丈案腥鹹置齒牙光彩生顧眄從此辱虛名歲先包橘獻微生知幾何得喪孰真贗玉食有云補剗腸非所患

瑤當作玳郭璞江賦玉兆海月土肉石華

綿州八子

綿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絲子石泉猴子巴西紗一疋重二兩婦人製夏服甚輕妙魏城以一罌造一扇謂之綿扇亦輕而可愛

橄欖有五種

橄欖嶺外有五種一曰丁香橄欖此以其形二曰故橄欖三曰蠻橄欖此以其所出呼之四曰新婦橄欖以其短矮而小五曰絲橄欖此以其子緊小唯出桂府陽朔縣土人食之必去兩頭云有大熟

艾納香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

古樂府翫觥毘毘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又廣志艾納香
出西國

苦筍甜鹹蘂淡

廬山簡寂觀乃陸靜脩之居也觀出苦筍而味反甜歸宗寺
造鹹蘂而味反淡蓋山中佳物也山中人語云簡寂觀前甜
苦筍歸宗寺裏淡鹹蘂蓋紀實耳張芸叟簡寂觀詩云偃松
拂盡煎茶石苦筍撐開禮斗壇歸宗寺詩云淡蘂苦筍千人
供青磬華香一谷傳亦所以紀事也

素馨花

嶺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叢脞么麼似不足貴唯花潔白
南人極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婦人多以竹籤子穿之像

生物置佛前供養又取乾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海外耶悉
茗油時於舶上得之番酋多以塗身今之龍涎香悉以耶悉
茗油爲主也

楮子

京師中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徽宗車駕臨觀之
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
垂著子全多欲壓枝自得君王一留顧故應雨露亦饒滋其
二云五月霏霏雨不開若耶溪畔摘楞梅朱丸忽向雲窗見
疑是靈根越嶺來其三云誰將蜜漬借微酸小摘曾聞飮玉
盤爭似江南風致在瓶紅初向綠陰看越州楊梅最佳土人
謂之楞梅又北人以梅汁漬楮實益以蜜作假楊梅故正仲

後二篇皆及之

慈竹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數十韻首云蜀中何物靈有竹慈
爲名一叢闊數步森森數十莖高低相倚賴渾如長幼情云
云予按任昉述異記云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乃知慈
竹不特蜀中有也

朝日蓮

宋景文公筆記謂蜀中有蓮大如雀殼葉舒如錢幹亦有絲
其萼盛開則向日朝則指東亭午則遡南夕則西指隨日所
至蜀人名曰朝日蓮予按鄭熊番禺雜記海南有向日蓮花
似木芙蓉而極香其花東西向日至暮而謝一呼夜合然則

景文所記朝日蓮不特蜀中有也

櫻筍廚

韓致光湖南食含桃詩云苦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蟪
珠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筍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記所
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非妄也陳
無已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

豐城劒石函

晉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雙劒按本傳劒隨亦化去
此固荒忽未容於考信然以石爲函及今而尙存石函所在
卽古劒池又前二十四步四層廣五六尺塗沒其半土人訛
爲石門云

王子敬黃甘帖

東坡嘗記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甘三百顆之語此帖在劉季孫景文家景文死不知今人誰家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故東坡集中有劉景文藏王子敬帖詩略云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然山谷及陳無已之說乃右軍帖其語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非子敬帖也東坡以爲子敬何也子敬乃獻之字

金鯽魚

杭之西湖有金鯽魚投餅餌則出然不妄食也蘇子美詩云松橋叩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遊西湖詩云我識南屏金

魚重來拊檻散齋餘皆記其實

肉芝

東坡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嬰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子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予按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潤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壽何東坡忘此耶

瑞香花

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人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詠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廬山記中亦載瑞香花記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

下明香獨見知張祠部彊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
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窗
午夢人

鷓有數種

鷓大如鷹蒼黑色尾稍短善擊鳬雁中必提之而飛遇幽隱
處則下食鷓有數種俊而大者俗謂之木鷓可以捕烏鵲其
養雛也一巢數隻各有等差最下者羽毛麗重鼻根黃如蠟
色俗呼之曰蠟鼻更無他能反爲衆鳥所侮故江湖間呼不
肖子爲蠟鼻

吉了禽

唐萬年縣尉段公路撰北戶錄紀廉州民獲赤白吉了者赤

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笑語效人禽之珍者也予考鄭熊所作番禺記云秦吉了出藤州身紺青丹兩眼旁有眉如臙脂抹彎環垂下秀媚可愛深類鵠鵠注云南中亦呼鵠爲牛吉了頭上微有冠如雞然舌辨而語清所食惟魚肉凡賓客奴僕一過而皆知其名位苟飼之或不如所欲家有弊事亦以告人熊以爲秦吉了段以爲吉了而更分以赤白兩種何耶白樂天亦有秦吉了詩了音料

裸然獸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中云又聞裸然獸死不相棄遺按國史補云得一裸然則數十裸然可得蓋不忍傷其類雖殺之不去此獸狀而人心也子正用事可謂精緻番禺雜記亦

云獸出歡愛州能言獸也亦猩猩之類形似猿而有五色每色各異彼人取之以皮鞵鞍轡最重純黃色者云不異金綫猿夷獠或射之以弩或設之以蹄是獸既爲人所得但自言裸然無復他道故因以得名熊所記與國史補微有不同

青田鶴

晉永嘉郡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清白可愛多云神所養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云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夔府詠懷詩云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

羌俗不食魚

臨洮枹罕之地自天寶末陷于羌虜更數百年其俗無復華

夏之風熙寧初王韶畫策因吮斯羅之衰卽壓而取之遂復
七州建昌軍呂南公言臨川黃毅嘗往遊焉云羌俗不食魚
魚大如椽柱臂股河中甚多人浴波間魚馴馴不驚避然則
古人謂智力出於網罟而後鳥亂於上魚驚於下豈不信乎
韶在熙河始命爲網捕以供膳其民相與嗟愕曰孰謂此堪
食耶

美色不生中華

自古美色未必生于中華也故西施生苧蘿山昭君生秭歸
縣綠珠生白州故今白州雙角山前猶存綠珠井綠珠本梁
氏子今有綠珠水相傳水旁間產美麗

金線泉

澠水燕談云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
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濠中澄徹見底池心南北有
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紋亂之
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爲東方名郡而張氏
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
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者
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然亦
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余讀曾南豐集有金線泉詩云玉
甃常浮顯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月照寒
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
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蓋南豐元豐間嘗守齊州所作者此

澠水燕談所未見也兼倦遊雜錄云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泉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聰也嘗邀范宴飲于亭題二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石首魚

兩浙有魚名石首云自明州來問人以石首之名皆不能言予偶讀張勃吳錄地理志載吳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言頭中有石又太平廣記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頭中有石也又嶺表錄異云石頭魚狀如鰈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一石子如喬麥瑩如白玉

昌蒲昌陽

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爲昌蒲生下濕地大根者爲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總錄乃曰昌蒲謂之昌陽以其得神而昌蓋取岐伯所謂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然昌蒲昌陽豈同本也哉以今觀之昌陽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則死矣其理甚明蓋其失當自韓退之進學解訾醫師以昌陽引年則退之亦以昌陽爲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爲有可疑者三唯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

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沉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爲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二公

胡麻餅

釋名云餅并也洩麪使合并也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齧胡餅肅宗實錄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劉禹錫嘉話云劉晏入朝見賣蒸胡餅之處買啗之此胡餅皆胡麻之餅也緇素雜記謂張公所論市井有齧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名爲爐餅論此爲誤誠然

蜂子

東萊先生呂居仁作蜜蜂賦畧云早出暮歸聚房以居生理

甚微憎花菊英反爲身害雖云甚甘終以是敗旣奪之食又
腊其雛以侑爾酒以爲爾娛醉而咀嚼鼓舌自如人之不仁
一如是乎云云蓋東萊不察凡今宣州所出蜂子非蜜蜂也
乃山間火蜂其色紅黑其長徑寸其大如人之被螫則遍
身腫痛有至死者其爲窠多在地窖中取之者先以火塞穴
口熏死其類然後取其子之未翼者乾之以致遠方故元豐
中中書舍人張諤謝潛溪蔡聖俞蜂兒詩略云溪上潛山山
百尺山人斫木燒山畚燒畚延火入蜂穴蜂子渾白如衝牙
云蜂子今所在山野有之但不如宣州之多耳

駱駝

李昉言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朗之民素不識駱駝隨軍負

荷頗有此畜村落婦女見而驚異競來觀之有拜而祝者曰
山王靈聖願賜福祐及見屈膝而促又走避之曰卑下小人
不勞山王還拜軍士見者無不大噱又拾其所遺之糞以線
穿聯載於男女項頸之下用禳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爲笑

辨苹

唐盧氏雜記云文宗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
是何草時宰相李珣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珣曰按爾雅
苹是蘋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
蘋蕭予以疏爲非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
月令季春曰萍始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
天地之性也故萍飄聚根及日暴則死矣苹之殖根以水爲

地也

龜蔡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名龜爲蔡曰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元龜爲蔡如淳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若龜出楚亦名龜爲楚耶觀國按蔡本出龜故名龜爲蔡而謂大龜爲大蔡亦猶冀多良馬而天下謂良馬爲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爲盧臣瓚未之思耳以上皆王說予以臣瓚謂蔡是龜名而非因地以得者蓋本家語說苑所載漆雕憑所對孔子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及左氏襄公二十三年事

耳惟臣瓚不記其詳此所以致觀國之說予嘗辨之蓋龜出於蔡而臧氏因以名之而已豈謂龜出楚而不可名楚耶且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杜預注云僂句龜所出地名然則此又以僂句名龜矣故予引證於此僂音呂句音據郭璞曰上有陰叢著下有干歲蔡然則郭亦徇前失以蔡爲龜名矣

辨蜮

陸農師埤雅云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女惑亂之氣生蜮蜮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蜮不可得也故惑之予以爲不然詩之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者以言雖欲爲鬼蜮且不可

得耳所以甚其惡也夫蜮雖以水弩射人之影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沈鵝鳴則蛇結是已以此言之豈有不可得之理耶按陸璣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瘡如疥服虔曰徧身獲獲或或故爲災予以服虔爲當五行傳以爲淫惑之氣所生果爾則中原豈無淫女而其所以不生者此物以下濕地所致耳豈謂淫女惑亂之氣耶

辨鳩鳥

遜齋閒覽云蘄州黃梅山有鳩巢於山巖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草然予以晉制考之鳩不得

度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將得鵠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
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
官燒於都街晉書不見此事但見孔穎達左氏疏以此考之
晉世江北無鵠非無鵠也不若江南多耳蘄州屬江北按說
文曰鵠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曰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又曰
形似鷹大如鵝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嘗
居高山巔食蝮以羽翮櫟酒中飲之則殺人所以酖字或從
酉僖公三十年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杜注云使醫曰治
病而加酖毒莊公三十二年左傳成季使僖叔待于鍼巫氏
使鍼季酖之卽此物也晉語驪姬置酖於酒實莖於肉穀梁
曰以酖爲酒

蝦蟆

孫少魏東臯雜錄曰關右人笑吳人食蝦蟆余考東方朔傳云漢都涇渭之南水多鼃魚師古曰鼃似蝦蟆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又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菹鼃可以此罪也則漢用以宗廟薦獻矣以上皆孫說余按周禮蝻氏鄭氏謂蝻蝦蟆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以來雖至尊亦食蝦蟆矣

辨霞鷺

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而下飛日通矚而上度張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凡淹說所謂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
在麥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墮於江中不究所自來
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勃取以配鶩耳不知者使以爲
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按孔穎達曰野鴨
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成注宗伯云鶩取其不
飛遷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
文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傳負版

爾雅蟲部傳負版郭璞釋云未詳予按柳子厚集蝨蝨傳云
蝨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
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困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

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苕帚

苕帚本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康成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春秋左氏傳魯襄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禭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注云茢黍穰也孔穎達曰茢是帚蓋桃爲棒也毛詩傳曰亂爲萑萑苕謂亂穗也杜預所謂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者或用亂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辨鬣

韓退之南食詩蟹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洪慶善辨之曰蟹
雌常負雄惠文冠名一本作車文今廣韻引山海經注亦作
車文未詳以上洪說予按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蟹鼃鼃
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蟹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
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
曰乘蟹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五臣注亦同蟹音胡豆
切李善音猴然則蟹形如惠文冠無可疑者退之蓋本文選
而洪氏不援以爲證豈偶忘之耶集韻引山海經以惠爲車
惠車字相類豈傳寫失其眞歟其曰骨眼相負行者按物類
相感志云牝牡相隨牡者無目得牝才行牝去牡死故江東
取一必獲偶予又以陳無已詩話考之云韓退之南食詩蟹

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鬻如惠文惠文秦冠也乃知山海經亦以爲惠文廣韻本誤耳

端州石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紫石硯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

龍腦白甃

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賤時熙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於司馬文正公使人就市買之信然一兩值錢千四百咏苦而香酷烈不甚佳也又言潭州益陽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有

齋其米至京師者禹玉以相貽其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言荆襄之間天雨白鼈如馬尾長者尺餘彌漫山谷亦有齋至京師者予謂此蓋管輅所謂天雨毛賢人逃者也然前漢五行志亦云天漢三年天雨白鼈鼈鼈通用

蘄州大鼎

政和三年八月倉部員外郎提舉荆湖南茶鹽事范之才奏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常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欲望就委本處官按驗其實申取朝旨使其物不埋沒於盛時奉聖旨令宋康年躬親前去措置開取無致損動其後康年勘究無實跡尋卽除名編管廬州

蘭蕙

山谷說蘭云蘭似君子而蕙似小人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按離騷經注三十畝爲畹卽是蘭二百七十畝蕙且百畝豈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

登萊州產金

登萊州產金自太宗時已有之然尙少至皇祐中始大發四方遊民廢農桑來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餘兩爲塊者取之不竭縣官權買歲課三千兩

建茶

建茶務仁宗初歲造小龍小鳳各三十斤大龍大鳳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蠟茶一萬五千斤小龍小鳳初因蔡君謨爲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綱盡爲之故東坡志林載溫公曰君謨亦爲此耶

辨湯餅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煮餅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案後漢梁冀傳云進鵠如煮餅世說載何平叔面白魏文帝食以湯餅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麤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爲生日湯餅耶倦遊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麵爲湯餅誤矣以上皆黃說予謂黃不見東哲賦故

爲是紛紛耳束皙湯餅賦云元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
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
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眄擎
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云云乃知煮麪之爲湯餅無可疑者
倦遊雜錄與黃朝英皆不見此賦惜哉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黃朝英緇素雜記云陸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史所載止
此而已或以爲千里未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爲之
論也世說云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蓋洛中去吳有千里
之遠吳中蓴羹自可敵羊酪第以其地遠未可卒致故云但
未下鹽豉耳意謂蓴羹得鹽豉尤美也以上皆黃說予謂黃

引世說以攻未下爲地名之論甚當但推尋句意未盡何者
或人以未下爲地名正以史削去但耳二字而已使其不削但
耳二字或人之疑亦無從而起矣予以黃論未詳明故推而明
之

姑蘇朝夕池

姑蘇之席著名天下不特今日自古已然矣齊謝朓詠席詩
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按漢枚乘上書云遊山臺臨上
路不如朝夕池左思吳都賦曰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
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注云吳有朝夕池謂潮水
朝盈夕虛因以爲名焉

磨納衣

磨納爲衣古來有之隋江總山水納袍賦曰裁縫則萬壑縈
體針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云云

牡丹譜

歐陽文忠公初官洛陽遂譜牡丹其後趙郡李述著慶歷花
品以敘吳中之盛凡四十二品

朱紅品 真正紅 紅鞍子 端正好 櫻粟紅 艷春

紅 日增紅 透枝紅 乾紅 小真紅 滿欄紅 光

葉紅 繁紅 鬱紅 麗春紅 出檀紅 茜紅 倚欄

紅 早春紅 木紅 露勻紅 等二紅 濕紅 小濕

紅 淡口紅 石榴紅

淡花品 紅粉淡 端正淡 富爛淡 黃白淡 白粉

淡 小粉淡 煙粉淡 黃粉淡 玲瓏淡 輕粉淡

天粉淡 半紅淡 日增淡 添枝淡 煙紅冠子 环

紅淡 猩血淡

荔枝譜

蔡君謨守福唐以閩中荔枝著譜而鄭熊亦嘗記廣中荔枝
凡二十二種

玉英子荔枝

如玉之英

焦核荔枝

核小肉多

沉香荔枝

以其香似

丁香荔枝

以其核似

紅羅荔枝

甚細而紅其紋如羅

透骨荔枝

其他者皮

皆外白此內外皆紅

牂牁荔枝

形似牂牁刺帽

僧耆頭荔枝

皮皺堅如僧耆國人

首髮皆成叢勝

水母子荔枝

漿多如水母子

葵藜荔枝

皮上綴紋尖如葵藜

大將軍荔枝 小將軍荔枝

其樹葉俱大小亦然

大蠟荔枝 小蠟荔

枝

子有大小者皆熟而黃

松子荔枝

像其形也

蛇皮荔枝

紋如蛇皮

青

荔枝

熟而青

銀荔枝

熟而白

不憶子荔枝

一食而不復思

火山

荔枝

火山在梧州既大而早三月已可食

野山荔枝

野山子小而酸澀人少食

五色

荔枝

出海南

好事者作荔枝饅頭取荔枝榨去水入酥酪辛辣以含之又作簽炙以荔枝肉并椰子花與酥酪同炒土人尤嗜之

芍藥譜

孔常甫初官維揚以維揚芍藥甲天下因盡取其名以敘云揚州芍藥名于天下非特以多爲誇也其敷腴盛大而纖麗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至于名品相壓爭妍鬪奇故者未厭而新者已盛州人相與驚異交口稱說傳于四方名益以遠

價益以重遂與洛陽牡丹俱貴于時四方之人盡皆齎攜金
帛市種以歸者多矣吾見其一歲而小變三歲而大變卒與
常花無異由此芍藥之美益專于揚州焉負郭多曠土種花
之家園舍相望最盛于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張氏餘不
可勝記畦分畝列多者至數萬根自三月初旬始開浹旬而
甚盛游觀者相屬于路障幕相望笙歌相聞又浹旬而衰矣
大抵粗者先開佳者後發高至尺餘廣至盈手其色以黃爲
最貴所謂緋黃千葉乃其中下者小人負攜以賣至於棄擲
遺落不甚愛惜鄭詩引芍藥以明土風說者曰香草也司馬
長卿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說者曰芍藥根主和
五臟又辟毒氣也謝宣城直省中詩曰紅藥當堦翻說者曰

草色紅者也其義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但未有傳言揚州者唐之詩人最以摸寫風物白喜如盧仝杜牧張祐之徒皆居揚之日久亦未有一語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予官於揚學講習之暇常裁而定之六氏之園與凡佛宮道含有佳花處頗涉獵矣懼其久而遺忘也問之州人得其粗又屬秀才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紀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至善工列之圖畫可揭而游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于衆也乃具列其名從而釋之

御衣黃

千葉而淡其香正如蓮花比他色最殊絕凡衣冠樓髻鞞皆言其所以也

青苗黃樓

子

葉大小間出千餘層或謂之千層閣其苗青故云爾餘青苗赤苗紫苗倣此

尹家二色黃

樓子

與黃樓子大抵不異而間有微紅初出於尹氏故名云爾花名中有氏及地名倣此

絳州紫

苗黃樓子

初開時淺紅經數日乃黃或謂之紅玉樓子

圓黃

千葉而圓

硤石黃

千葉而黃

鮑家黃

千葉而黃大抵與紅旋心相似亦謂黃旋心不甚高大又晚開

石壕黃

一叢之間單葉千葉往往兼有

道士黃

千葉而黃最先開

壽州青苗黃樓子

與諸樓子相類而花差小

黃絲頭

其葉淺黃大葉中叢生細葉如絲也

白纈子

花有紅纈

而其外深紅經日色則自纈之外皆變爲白

金線冠子

千葉淺紅間有細葉如金線

金

繫腰

紅葉有黃暈橫色如金帶然

汚池紅

千葉肉紅

紅纈子

千葉深紅葉端淺紅

也

胡家纈

千葉肉紅而有纈紋

玉樓子

千葉而白上下葉中又出細葉數層

玉

逍遙

千葉而白葉厚而大如仙冠然

紅樓子

千葉粉紅

青苗旋心

千葉深紅花葉

旋心

赤苗旋心

千葉深紅肉紅

二色紅

千葉淡紅葉端深紅

楊家花

粉紅

茅山紫樓子

與諸樓子相似而色紫

茅山冠子

千葉而淺紅尤忌見日自

開至謝常以幕覆則色不變

柳鋪冠子

千葉粉紅如柳葉疊成冠子

軟條冠子

千葉肉紅

常州冠子

此花常州素有之

紅絲頭

狀如黃絲頭但色紅

緋多

葉

多葉鞏子

多葉粉紅其端如粉綠或成雙頭謂之雙頭芍藥尤多開成鞏子故謂之多葉鞏子

髻子

其色紫紅下有千葉其上細葉環抱而黃葉雜出於其間其香特甚

採橄欖

王立之詩話云東坡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之句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本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紅鹽之句也予按江鄰幾嘉祐雜志云橄欖木其花如檇將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范說乃爾何耶豈鹹辣皆可用歟

論鹽

姚寬令威著西谿叢話云嘗監台州杜濱鹽場以蓮子試酒

更擇蓮子重者用之滴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卽味差薄若滴更薄卽蓮蓬沈於底卽煎鹽不成以上皆姚說予按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吳春卿任臨安召鋪戶詰驗鹽法云煮鹽用蓮子爲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下滴水滴私鹽也私鹽色白紅燒稻灰染其色以倣官鹽於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曉考此則仁宗時以五蓮爲滴十蓮爲重今以五蓮爲重乃知今之鹽味不逮仁宗時遠矣

煮湯餅

范侍讀伸元長言其父淳甫元祐間爲東平府直講每日供膳所食湯餅異常因造外廚訊諸庖者見几上有金錢數十

審其安用對曰凡麵入湯之後每遇一沸必下一錢錢盡而後已故其說曰硬作熟洩湯深煮久

川帛宜色

少卿章岵嘗官於蜀持吳羅湖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梅潤吳湖之帛色皆渝變唯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蠶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餵之故宜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

牡丹榮辱志

邱寺丞濬道源自號爲迂愚叟嘗爲牡丹著書十卷號洛陽貴尙錄又爲牡丹榮辱志曰花卉蕃蕪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心在莖節葉藥聳抑檢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視之

疑美丈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清粹氣何以
傑全德於三月內迂愚叟覩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
黃爲王魏之紅爲妃無所忝冒何哉位旣尊矣必授之以九
嬪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保傅保傅
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立則嬖倖愿嬖倖
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疎族親疎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
宮闈壯宮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
小人之分達則亨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
者莫大乎性也性稟乎中根本茂矣美歸於己色香厚矣如
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以地理節之以人欲其裁其接無竭
無滅其生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以

爲天下嗜好之勸也

姚黃爲王

名姚黃以其王者非可以中色斥萬乘之尊故以王以
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紅爲妃

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爲風化之始妃嬪世婦所
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卦焉然後鵲巢采蘋采芣列夫
人職以助諸侯之政今以魏花爲妃配乎王爵視崇高
富貴一人於內外也

九嬪

牛黃 細葉壽安 九藥真珠 鶴翎紅 鞞紅 潛

谿緋 朱砂紅 添色紅 蓮葉九藥

世婦

麓葉壽安 甘草黃 一捻紅 倒暈檀 丹州紅

一百五 鹿胎 鞍子紅 多葉紅 獻來紅

今得其十別求異種補之

御妻

玉版白 多葉紫 葉底紫 左紫 添色紫 紅蓮

萼 延州紅 駱駝紅 紫蓮萼 蘇州花 常州花

潤州花 金陵花 錢塘花 越州花 青州花

密州花 和州花

自蘇臺會稽至歷陽郡好事者衆栽植尤夥八十

一之數必可備矣

花師傳

萸莢 指佞草 蒲蓮 碧蓮 瑤花 螢火芝 五

色靈芝 九莖芝 燕胎芝 碧桃

花彤史

同穎禾 兩岐麥 三脊茅 朝日蓮 連理木 簷

蔔花 長樂花

花命婦

上品芍藥 黃樓子等 粉口 柳浦 茆山冠子

醉美人 紅纈子 白纈子 白纈子重 黃絲頭

紅絲頭 蟬花 重葉海棠 出蜀中 千葉瑞蓮

花雙倖

中品芍藥

長命女花

出蜀中

素馨

末利

荳蔻

虞美人

出蜀中

丁香

含笑

男真

鴛鴦草

出蜀中

女真

七寶花

石蟬花

出蜀中

玉蟬花

出蜀中

花近屬

瓊花

紅蘭

桂花

娑羅花

棣棠

迎春

黃拒

霜

黃鷄冠

忘憂草

金鈴菊

酴醾

山茶

干

葉石榴

玉蝴蝶

黃酴醾

出蜀中

玉屑

花疎屬

麗春

七寶花

出蜀中

石瓜花

出蜀中

石巖

千葉菊

紫菊

添色拒霜

出蜀中

山丹

羞天花

金錢

金鳳 千葉郁李 吉貝 木蓮花 石竹 單葉菊

滴滴金 紅鷄冠 矮鷄冠 黃蜀葵

花戚里

旌節 玉盤金盞 鵝毛玉鳳

出蜀中

瑞聖 瑞香

御米 都勝 玉簪

花外屏

金沙 紅薔薇 黃薔薇 玫瑰 密菊 刺紅 紅

薇 紫薇 朱槿 白槿 海木瓜 錦帶 杜鵑

梔子 紫荊 使君子 凌霄 木蘭 百合

花宮闈

諸類桃 諸類李 諸類梨 諸類杏 紅梅 早梅

櫻桃 山櫻 蒲桃 木瓜 桐花 栗花 棗花

木棉 紅蕉

花叢脞

紅蓼 牽牛 鼓子 芫花 蔓陀羅 金燈 射干

水萍 地錦 地釘 黃躑躅 野薔薇 薺菜花

夜合 蘆花 楊花 金雀兒 菜花

花君子

溫風 細雨 清露 暖日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幕 朱欄 甘泉 醇酒 珍饌 新樂 名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蝴蝶 螻蟻

蚯蚓

白晝青蠅

黃昏蝙蝠

飛塵

妒芽

蠹

麝香

桑螵蛸

花亭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妻孥不倦排當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舞

童僕勤幹

子弟蘊藉

正開值生日

欲謝時待解醒

閒僧解栽接

借園亭張筵

從

貧處移入富家

花屯難

醜婦妒與憐

猥人愛與嫌

盛開值私忌

主人慳

鄙三月內霜雹

賞處著茶鬪茶

筵上持七八

箔子遮闌

盛開債主臨門

露頭跣足對酌

剪時

和花眼 聽唱辭傳家宴 酥煎了下麥飯 正歡賞
酌酒 遭權勢人乞接頭 凋落後茗帚掃 頭戴如
厠 園吏澆濕糞 和園賣與屠沽 落村僧道寺觀
裏

茶品

張芸叟畫墁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
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膏茶其後
始爲餅樣貫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
本朝建溪獨盛丁晉公爲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
歲貢不過四十餅天聖中又爲小團其餅迴加于大團熙寧
末神宗有旨下建州置密雲龍其餅又加于小團已上皆畫

漫所載余按五代史當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中書門下
奏朝臣時有乞假觀省者欲量賜茶藥奉勅宜依者各令據
官品等第指揮文班自左右常侍諫議給舍下至侍郎宜各
賜蜀茶三斤蠟面茶二斤草荳蔻一百枚肉荳蔻一百枚青
木香二斤以次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蠟面爲上供
自唐末已然矣第龍鳳之制至本朝有加焉

貢荔枝地

余昔記唐世進荔枝于辨誤門云唐制以貢自南方楊妃外
傳以貢自南海杜詩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張君房以爲忠州
東坡以爲涪州未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及詢土人云涪州
有妃子園荔枝蓋妃嗜生荔枝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

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東坡亦
川人故得其實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畧記圖言荔枝生嘉
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自
有便路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五

能改齋漫錄卷十六

樂府

黃魯直詞謂之著腔詩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紗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自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

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
生好言語

聶冠卿多麗新詞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沙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烟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佩高會盡辭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脣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鬟低顰腰肢纖細困無力忍

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
君謨時知泉州寄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詞述宴遊之娛使病
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於
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緣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峰巒
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琖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盛事傳都
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迴首重依然

山谷愛賀方回青玉案詞

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其事及謫
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峯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
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髮遠山修水異日同歸處長
亭飲散尊罍暮別語纏綿不成句已斷離腸能幾許水村山

郭夜闌無寐聽盡空階雨山谷和云烟中一線來時路極口
送幽人去第四陽關雲不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人愁
處別恨朝朝連暮暮憶我當年醉時句渡水穿雲心已許晚
年光景小軒南浦簾捲西山雨洪覺範亦嘗和云綠槐煙柳
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雲遮
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
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蕭蕭雨

世推重少游醉臥古藤之句

秦少游千秋歲世尤推稱秦旣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
弔之云江頭苑外嘗記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謳雲繞扇
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灑涕誰能會醉臥藤

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
自卷珠沈海中云醉臥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
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父
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
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父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
山谷頗厭而未有以卻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
昨晚偶得一海字韻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
海自是功夫不復論文于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也

賜名魚遊春水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
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撰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

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退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媚柳輕窄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欄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未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鴈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漢殿夜涼吹玉笙

仙女侍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輶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裊裊香風生珮環李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臯雜錄又以爲范德孺謫均州偶游武當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崖上未知孰是

送春送君有無盡意

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
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
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
詩斷章云今日一盃愁送春明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
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

晁無咎嘲田氏詞

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氏者姝麗也
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且語
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
水船一闌上客驪駒喚銀瓶睡起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
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

斜領花枝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惜
惜密意空作江邊解佩

水光山色漁父家風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
魚肥青筍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新婦磯
邊月明小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云元真語極清
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邊白鷺
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芑一身青筍笠相
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
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顧二
詞合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

錯認月沈鉤青簫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
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
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便入
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
因表弟李如篴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
多耳因以憲宗畫像求元真子文章及元真之兄松齡勸歸
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
廷尙覓元真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簫笠綠蓑衣斜風細雨
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
乃欲平地起風波耶師川乃作浣溪沙鷓鴣天各二闕蓋因
坡谷異同而作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波

才動萬波隨黃帽豈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綠蓑衣斜風細雨
不須歸其二云新婦磯邊秋月明女兒浦口晚潮平沙頭鷺
宿戲魚驚青箬笠前明此事綠蓑衣裏度平生斜風細雨小
船輕其三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鰕魚肥朝廷若覓
元真子晴在長江理釣絲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浮雲萬里煙波客惟有滄浪孺子知其四云七澤三湘碧草
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元真子不在江邊卽酒邊明
月棹夕陽船鱸魚恰似鏡中懸絲綸釣餌都收却八字山前
聽雨眠

沁水公主園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案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

宮掖聲勢遂以縣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也故唐人類用之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沁園東郭外襄駕一遊盤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李義府長寧公主東莊詩云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世所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七返還丹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別易會難

顏氏家訓曰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岐路言離歡笑分首李後主長短句蓋用此耳故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又云別易會難無可柰然顏說又本文選陸士衡答賈謐詩云分索則易攜手實難

千里傷行客

晏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怒曰予生平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

館客棄密約之好

開封富民楊氏子館客頗豪俊有女未行私竊慕之遂有偷香之說密約登第結姻客既過省乃棄所好屢約相會杳不可得登第後密遣人諭女曰若遂成婚好則先姦後婚在法當離必不能久爾或落髮則我亦不娶朝夕遊處庶能長久女信之然思慕已成疾遂懇請于父母求祝髮焉或告客已與某氏結婚者女聞之悶絕良久索筆書曰黃葉無風自落

彩雲不語空歸就歸字落筆放手而絕兩句乃舊詞也

傷春怨

王江寧元豐間嘗得樂章兩闕于夢中云雨打江南樹一夜
花開無數綠葉漸成陰下有遊人歸路與君相逢處不道春
將暮把酒祝東風且莫恁匆匆去其二云春又老南陌酒香
梅小徧地落花渾不掃夢回情意悄紅箋寄與添煩惱細寫
相思多少醉後幾行書帶草淚痕都揜了右調生查子謁金
門

載將離恨過江南

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張
文潛用其意以爲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

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嘗愛而誦之彼不知其出于東坡也

妾意在寒松

鄭毅夫樂章有玉環妾意無渝問君心朝槿何如玉環韋臯事朝槿王僧孺詩語也王賦山上采蘼蕪云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才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笑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蘇瓊善詞

姑蘇官奴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卽席爲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

南宮高選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煙浮高占甲科第九
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玉瓏璫詞

近時有士人

不欲書名

嘗于錢塘江漲橋爲狹斜之遊作樂府名

玉瓏璫云城南路橋南樹玉鈎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

淺顰低笑嫩紅輕碧惜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爲雲爲雨朝還

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收

復河南士人者陷而不返其友

不欲書名

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

香詩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

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家心

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熏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菊詞此花開後更無花

李和文公作望漢月詞一時稱美云黃菊一叢臨砌顆顆露
珠粧綴獨教冷落向秋天恨東君不曾留意雕欄新雨霽綠
蘚上亂鋪金藥此花開後更無花願愛惜莫同桃李時公鎮
澶淵寄劉子儀書云澶淵營髯有一二擅喉轉之技者唯以
此花開後更無花爲酒鄉之資耳不是花中唯愛菊此花開
後更無花乃元微之詩和文述之爾

明月逐人來詞

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星河明
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城開遍禁街行樂暗塵香拂面皓月
隨人近遠天半鰲山光動鳳樓兩觀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

將歸雲外聞絃管認得宮花影轉東坡曰好箇皓月隨人近
遠持正又作人月圓令尤膾炙人口云小桃枝上春風早初
試薄羅衣年年樂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
永纖手重攜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爲小王
都尉作非也

花藥夫人詞

僞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子昶拜貴妃別號花藥夫人意花
不足擬其色似花藥翹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
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詞自解曰初離蜀道
心將碎離恨綿綿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
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以夫人

姓費誤也

幼卿浪淘沙詞

宣和間有題于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硯席雅有
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父母以兄未祿難其請遂適武弁
明年兄登甲科職教洮房而良人統兵陝右相與邂逅于
此兄鞭馬畧不相顧豈前憾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
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蹤漫留遺恨鎖眉峰自是荷花開較晚
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
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並蒂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旣至蔡元長以晁端禮次膺薦于

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趺復出
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樂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
芙蓉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詞云太
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
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藥願君王壽與南山
齊比池邊屢回翠輦擁羣仙醉賞凭欄凝思萼綠攬飛瓊共
波上游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鬪妝競美問鴛
鴦向誰留意

東坡卜算子詞

東坡先生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闕月掛疎桐夢斷人初靜
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

自巳亥金卷一
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其屬意蓋爲王氏女子也讀者
不能解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嘗得其詳題詩以
誌之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邊
葛巾藜杖眼窺天夜冷月墮幽蟲泣鴻影翹沙衣露濕仙人
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

柳三變詞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艷虛薄之文初進士柳三
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
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
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其詞曰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

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
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
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用江上數峰青之句填詞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秦少游
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按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
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遙聞妃
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滕子京
亦嘗在巴陵以前兩句填詞云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
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
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峰青

浣溪紗點絳脣詞

黃季岑云往年蔡州瓜陂鋪有用篦刀刻清泥壁爲浣溪紗
詞云碎翦香羅裊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
整整斜斜楊柳陌疎疎密密杏花村一番風月更消魂豐城
南禪寺壁間有秋社點絳脣云燕子依依曉來忽爲誰歸去
淡雲生處已覺賓鴻度淺笑深嚬便向機中素乘鸞女瑣牕
瓊宇會有明年暑

汪彥章詞

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嘗作點絳脣云永夜厭厭畫簷低
月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

知否曉鵲啼後歸夢濃如酒或問曰歸夢濃如酒何以在曉
鵲啼後公曰無柰這一隊畜生聒噪何

樂府塵土黃詞

殿中侍御史劉公次莊中叟元祐中罷官寄居臨江軍之新
淦嘗往來袁州時有一倡爲郡官所據太守怒之逐出境外
中叟感其事而作樂府塵土黃並譯箋凡三章其序曰崔徽
霍玉愛愛等事昔人歌之非特爲二三子而作也然遣語序
情雖爲詩曲而參比樂府則失古遠矣故自唐以來杜甫則
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浮雲
轉石勢不可遏李賀則摘裂險絕務爲難及曾無一點塵嬰
之張籍則平易優游足有雅思而氣骨差弱世異才殊體隨

之變亦其勢也余比感宜春事作塵土黃一首雖不足方駕
漢魏而討本探源或庶幾焉旣又爲之譯爲之箋其義類雖
同至于淺深遠近要自以意考之耳其詞曰翠眉連娟舞袖
長春風自對理容妝染絲繡作雙鴛鴦欲飛不飛在羅裳耳
中明月珠肘後錦香囊凭高欲有寄所寄在遠方追風還君
立路傍豈不有地能相當請著一鞭塵土黃譯曰妾本倡家
子笄鬟擅容止名隸倡籍中生倡卽倡死物勢本從權情恩
亦遂遷一朝官長怒獨抱錦衾眠日暮倚高樓青絲繫白馬
豈不謝慙慙汪汪淚盈把萬感自有因無容遽相親請君促
金勒妾願看飛塵箋曰春臺女兒似紅玉曾奉當筵柘枝曲
舞成早自得癡名更傍春風情不足客攜黃金欲有贈多在

鄰家賭雙陸近從新官作顏面祇得低心隨所欲自知久去
非所安夜半東門車特碌秀闕芙蓉潭畔起每向波間得雙
鯉水流却上大應難惟有孤懷似潭水一騎翩翩錦臂鞦紅
羅百丈作纏頭爲言聞得琵琶怨當門下馬欲登樓莫登樓
君馬駿無限朱簾薰好香城北城南無一瞬

東坡送潘邠老赴省詞

別酒送君君一醉清潤潘郎更是何郎壻記取釵頭新利市
莫將分付東鄰子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
爲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字右蝶戀花詞東坡在黃
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集不載

杭妓琴操

杭之西湖有一倅閒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
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
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卽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
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
首煙靄茫茫孤村裏寒鷗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
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
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稱
賞之後因東坡在西湖戲琴曰我作長老爾試來問琴云何
謂湖中景東坡答云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琴
又云何謂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鞦巫山一段
雲又云何謂人中意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慙殺鮑參軍琴又

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卽削髮爲尼

張才翁以張公庠詩爲詞

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閒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花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消沈正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凭欄垂袖聊寄登臨

賀方回石州引詞

賀方回眷一妓別久妓寄詩云獨倚危瀾淚滿襟小園春色
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得詩初敘分
別之景色後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
意空闊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
歸鴻東風銷盡龍沙雪還記出關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
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
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望斷一天涯兩厭厭風
月

御詞

徽宗天才甚高于詩文外尤工長短句嘗爲探春令云簾旌

微動峭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紅淺又還是春將半
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況去年對著東風曾許不負
鶯花願聒龍謠云紫闕岩嶢紺宇邃深望極絳河清淺霜月
流天鎖穹隆光滿水晶宮金鎖龍盤玳瑁簾玉鈎雲捲動深
思秋籟蕭蕭比人世倍清燕瑤堦迴玉籤鳴漸秘省引水輓
轡聲轉雞人唱曉促銅壺銀箭拂晨光官柳煙微蕩瑞色御
爐香散從宸遊前後爭趨向金鑾殿宜和乙巳冬幸亳州途
次御製臨江仙云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波寒
重雨疎疎煙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古寺幽房權且住夜深
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能改齋漫錄卷十六

能改齋漫錄卷十七

樂府

茶詞

豫章先生少時嘗爲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鷹爪
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藥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
露不染塵煩纖纖捧冰甕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
瓶蟹眼驚鷺濤翻爲扶起尊前醉玉頰山飲罷風生兩袖醒
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其後增損其
詞止詠建茶云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天關碎身粉
骨功合在凌煙尊俎風流戰勝降春夢開拓愁邊纖纖捧香
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雖病渴一觴一詠實有羣賢便扶

起燈前醉玉頰山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
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詞意益工也後山陳無已同韻和之
云北苑先春琅函寶韞帝所分落人間綺窗纖手一縷破雙
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靄飛入瑤盤華堂靜松風雲竹金鼎
沸潺湲門闌車馬動浮黃嫩白小袖高鬟便胸臆輪囷肺腑
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寫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幕禪
榻鬢絲斑

贈楊姝詩詞

豫章先生在當途又贈小妓楊姝彈琴送酒寄好事近云一
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眞珠承睫使君
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人憤酒負十分金葉故集

中有贈彈琴妓楊姝絕句云千古人心指下傳楊姝閒處更
嬋娟不知心向誰邊切彈作南風欲斷絃

秦少游唱和千秋歲詞

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予嘗見諸公唱和親筆乃知在衡陽
時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云云今更不載
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其詞云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孤
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香銷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
成對惆悵誰人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
玉漏花陰改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其後東坡在儋耳姪
孫蘇元老因趙秀才還自京師以少游毅甫所贈酬者寄之
東坡乃次韻錄示元老且云便見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

意其詞云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
佩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道遠誰云會罪大
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覲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
桴且恁浮于海豫章題云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臥古
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
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
詞云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遶扇趙
舞風回帶嚴鼓斷盃盤狼藉猶相對灑淚誰能會醉臥藤陰
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波濤萬
頃珠沈海晁無咎集中嘗載此詞而非是也少游詞云憶昔
西池會鴛鴦同飛蓋亦爲在京師與毅甫同在于朝敘其爲

金明池之游耳今越州處州皆指西池在彼蓋未知其本源而云也

阮閱休善爲長短句

龍舒人阮閱字閱休能爲長短句見稱于世政和間官于宜春官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嘗爲洞仙歌贈之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些時似恁地好能得幾迴細看待不眨眼兒覷著伊將貶眼底工夫剩看幾遍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詞皆類此

夏均父登涪臺作詞

夏倪均父宣和庚子自府曹左遷祁陽酒官過浯溪登浯臺
愛其山水奇秀自謂非中州所有不減淵明斜川之游且作
長短句以減字木蘭花歌之云江涵曉日蕩漾波光搖槳入
笑指浯溪聲叟雄文鎖翠微休嗟不偶歸到中州何處有獨
立風煙湘水浯臺總接天

王觀應制詞

王觀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
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
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太后以爲媒瀆神宗翌
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爲擬李太白應制非
也

黃元明詞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坐上巾帶偶脫太守
喻妓令綴之既畢且俾元明換詞云銀燭畫堂明如晝見林
宗巾墊羞蓬首針借花枝線賒羅袖須臾兩帶還依舊勸君
倒載休今後也不須更漉淵明酒寶篋深藏濃香熏透爲經
十指如葱手蓋七娘子也

王輔道詞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銷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
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雒水東流山四繞路旁幾箇新華表見
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王杲輔道侍郎漁
家傲詞也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嘗奏天神降

其家徽宗欲出幸左右奏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真僞既中
使至其家無有也因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
輔道韶之子韶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冤以致其禍耳輔
道又有浣溪沙兩詞其一云扇影輕搖一線香斜紅勻過晚
來妝嬌多無事做淒涼借問誰教春易老幾時能勾夜何長
舊歡新恨總思量其二云珠箔隨簷一桁垂繡屏遮枕四邊
移春歸人懶日遲遲舊事只將雲入夢新歡重借月爲期晚
來花動隔牆枝玉樓春兩詞其一云秋闥思入江南遠簾幕
低垂閒不捲玉珂聲斷曉屏空好夢驚迴還起懶風輕只覺
香煙短陰重不知天色晚隔窗人語趁朝歸旋整宿妝勻睡
眼其二云繡屏曉夢鴛鴦侶可惜夜來歡聚取幾聲低語記

曾聞一段新愁看乍覩繁紅洗盡胭脂雨春被楊花勾引去
多情只有舊時香衣上經年留得住

詠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

不欲書名

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

作踏青遊詞云識箇人人怡正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
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
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
望求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
傳

王荆公詞

王荆公築草堂于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疊石作橋

爲集句填菩薩蠻云數間茅屋閒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
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柳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
情黃鸝三兩聲其後豫章戲效其體云半煙半雨谿橋畔漁
翁醉著無人喚疎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
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卽自知

顏持約詞不減唐人語

顏持約流落嶺外舟次五羊作品令云夜蕭索側耳聽清海
樓頭吹角停歸棹不覺重門閉恨只恨暮潮落偷想紅啼綠
怨道我真箇情薄紗窗外厭厭新月上應也則睡不著朱希
真洛陽人亦流落嶺外九日作沙塞子云萬里飄零南越山
引淚酒添愁不見鳳樓龍闕又驚秋九日江亭閒望蠻樹瘴

雲浮腸斷紅蕉花晚水東流不減唐人語

五夜放燈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人猶在醉鄉中聽更漏
初徹行樂已成閒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探春行問
甚花先發李駙馬正月十九日所換滴滴金詞也京師上元
國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其後十七十八
兩夜燈因錢氏而添故詞云五夜

釋可正平尤工長短句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其長短句尤佳世徒稱其詩也嘗見其
有菩薩蠻兩闕其一云西風簌簌低紅葉梧桐影裏銀河側
夢破畫簾垂月明烏鵲飛新愁那致許欲似千絲縷鴈亦不

堪聞砧聲何處村其二云誰能畫取沙邊雨和煙淡掃蒹葭
渚別岸却斜暉採蓮人未歸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
便回頭教儂特地愁

李右丞送連寶文罷守詞

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之
以詞寄玉蝴蝶云壯歲分符方面惠風草偃禾稼春融報政
朝天歸去穩步鰲宮望堯蓂九重絳闕頒漢詔五色芝封湛
恩濃錦衣槐里重繼三公雍容臨岐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
叢滿城桃李盡將芳意謝東風柳煙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
點啼紅臭匆匆且陪珠履同醉金鍾

豫章解印作木蘭花令

豫章守當塗旣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爲
木蘭花令一闕示之云凌歊臺上青青麥姑孰堂前餘翰墨
暫分一印管江山稍爲諸公分皂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
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其後復竄
易前詞云翰林本是神仙謫洛帽風流傾坐席座中還有賞
音人能岸烏紗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
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燒殘絳蠟報黃昏詞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
黃昏未到焉得燒殘絳燭或云王荆公父益都官所作曾有
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簷邃屋簾幕擁密不到夜已可然燭矣

韓魏公以此賞杜公杜云乃王益作荆公時在坐聞語離席
其全章云燒殘絳燭淚成痕街鼓報黃昏碧雲又阻來信廊
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裯待誰溫夢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
銷魂益訴衷情也

王君玉燕詞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
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澀春猶冷
江上飛高雨乍晴君玉全章云江南燕輕颺繡簾風二月池
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頽頽恣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
中煙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偏占杏梁紅

兀兀陶陶詞

豫章云醉醒醒醉一曲乃醉落魄也其詞云醉醒醒醉憑君
會取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
幕席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兀兀陶陶裏猶勝惺惺
惹得閒憔悴此詞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
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癡條之曲相似疑
是王仲父作因戲作二篇示之元祥黃中行其一云陶陶兀
兀尊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歸
得邯鄲一枕誰憂樂新詩新事因閒適東山小妓攜絲竹家
裏樂天村裏謝安石其二云陶陶兀兀人生無累何由得盃
中三萬六千日悶損旁觀我但醉落魄扶頭不起還顏玉日
高春睡平生足誰門可款新筍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其

日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者親賢宅四酒名也其曰家裏樂
天村裏謝安石者蓋石曼卿自嘲云村裏黃繙綽家中白侍
郎

驛壁玉樓春詞

余紹興戊辰沿檄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玉樓春詞不著
姓氏今載于此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
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兩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邊
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

宋景文劉原父送別詞

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治下原父爲具以
待宋又爲踏莎行詞以侑歡云蠟炬高高龍煙細細玉樓十

二門初閉疎簾不捲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葉新聲榴
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閒忙中偷取功夫
醉未卽席爲浪淘沙近以別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
循不覺韶光換至如今始惜月滿花滿酒滿扁舟欲解垂楊
岸尙同歡宴日斜歌闕將分散倚蘭橈望水遠天遠人遠其
云南山賓客東山妓本白樂天詩

詠草詞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青草誰
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闕云露堤平煙墅杳亂
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翠地春袍嫩色宜相
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

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爲一詞云欄杆
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
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那堪疎雨滴黃昏更特地
憶王孫蓋少年遊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置諸唐人溫
李集中殆與之爲一矣今集本不載此篇惜哉

維揚好安陽好詞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章所
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後熙寧初
公罷相出鎮安陽公復作安陽好詞十章其一云安陽好形
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國昇平歌吹沸高樓和氣鎮飛浮
籠畫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

物更清幽其二云安陽好戟戶使君官白晝錦衣清宴處鐵
櫺丹榭畫圖中壁記舊三公棠訟悄池館北園通夏夜泉聲
來枕章春來花氣透簾櫳行樂興何窮餘八章不記

張文潛詞

古史張文潛初官許州喜官妓劉淑奴張作少年游令云含
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偎花映燭偷傳深意酒思入橫
波看朱成碧心迷亂翻脈脈斂雙蛾相見時稀隔別多又春
盡奈愁何其後去任又爲秋藥香寓意云簾幕疎疎風透一
線香飄金獸朱欄倚遍黃昏後廊上月華如晝別離滋味濃
如酒著人瘦此情不及牆東柳春色年年如舊元祐諸公皆
有樂府惟張僅見此二詞味其句意不在諸公下矣

燭影搖紅

王都尉有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
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沈雨散凭欄杆東風淚
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
客宛轉爲恨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損其詞而以首
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云芳臉勻紅黛眉巧畫宮妝淺風流
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眼早是縈心可慣向尊前頻頻顧眄
幾迴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
當時誰會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爭奈雲收雨散凭欄杆東風
淚滿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深院

弔二姬溫卿宜哥詩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本蘄澤人色技冠一時見者皆屬
意沈子山爲獄掾最所鍾愛旣罷途次南京念之不忘爲剔
銀燈二闕其一云一夜隋河風勁霜濕水天如鏡古柳堤長
寒煙不起波上月無流影那堪頻聽疎星外離鴻相應須信
道情多是病酒未到愁腸還醒數疊蘭衾餘香未減甚時枕
鴛重並教伊須更將盟誓後約言定其二云江上秋高霜早
雲靜月華如掃候鴈初飛啼螿正苦又是黃花衰草等閒臨
照潘郎鬢星星易老那堪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
上妝痕胸前淚粉暗惹離愁多少此情難表除非是重相見
了其後明道中張子野及黃子思先後相繼爲掾尤賞之偶
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掌推酤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

亡才十九歲子思以詩弔之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
不成爲報兩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哭溫卿先是子思有愛姬
宜哥客死舟中遺言葬堤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魂
子思從之作詩納柩中其斷章云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
二人皆葬于宿州柳市之東子野嘉祐中過而題詩云好物
難留古亦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宰樹連雙冢結作人間
並蒂花

以張志和漁父詞爲浣溪紗定風波

東坡山谷徐師川旣以張志和漁父詞填浣溪紗鷓鴣天其
後好事者相繼而作嘗有五闋云雲鎖柴門半掩關垂綸猶
自在前灣獨乘孤棹夜方還任便有榮居紫禁爭如無事隱

青山浮名浮利總輸閒一副綸竿一隻船蓑衣竹笠是生緣
五湖來往不知年青嶂更無榮辱到白頭終沒利名牽蘆花
深處伴鷗眠釣罷高歌酒一盃醉醒曾笑楚臣來夕陽維纜
碧江隈蓑笠母因山雨戴船牕多爲水花開安居流景任相
催雨氣兼香泛芰荷迴舟冒雨懶披蓑夜闌風靜水無波白
酒追歡常恨少青山入望豈嫌多人間榮辱盡從他乃浣溪
紗也雨霽雲收望遠山釣竿林下恣清閒蟬噪日斜影林轉
溪岸綠深紅淺畫屏間對酒狂歌時鼓枻更邀同志醉前灣
待月却尋維纜處歸去煙蘿一徑接柴關乃定風波也

馮相三願詞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縷云春日宴綠酒一

自巳乃沁金卷一
三
盃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
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意改爲雨中花云
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
歲得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散五願奴哥
收因結果做箇大宅院咏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
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韓子蒼題御畫鵲扇詩

韓子蒼題御畫鵲扇詩云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語
時天上飛來兩鵲鵲一雙飛上萬年枝葢用馮延巳樂府也
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
春態淺來雙燕紅日初長一線嚴妝催罷轉黃鸝飛上萬年

枝乃鶴沖天也

歐梅二妓詩

豫章寓荊州除吏部郎中再辭得請守當塗幾一年方到官
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倩腰支柳一渦大梅催拍
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歐梅當塗官
妓也李之儀云人之幸不幸歐梅偶見錄于豫章遂爲不朽
之傳與杜詩黃四娘何異然豫章又有木蘭花令敘云庭堅
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窮巷讀書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
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
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還莫莫尊
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梅當時二妓也

東坡戚氏詞

玉龜山東皇靈姬統羣仙絳闕岩嶢翠房深迴倚霏煙幽閑
志悄然金城千里鎖嬋娟當時穆滿巡狩翠華曾到海西邊
風露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正迢迢麗日元圃清寂
瓊草芊綿爭解繡勒香轡鑾輅駐蹕八馬戲芝田瑤池近畫
樓隱隱翠鳥翩翩肆華筵間作翠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穉
顏皓齒綠髮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
大椿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韻響瀉寒
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漸綺霞天際紅深淺動歸思回
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安路依
稀柳色翠點秦川東坡戚氏詞也東坡元祐末自禮部尚書

帥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爲戚氏公方坐與客論穆天子事
頗訝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才點定五六
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問它詞亦不容別進一語且曰足
爲中山一時盛事

瑤臺第一層

武才人以色最後庭教坊詞名瑤臺第一層託意于梅云西
母池邊宴罷贈南枝步玉霄緒風和扇冰華發秀雪質孤高漢
陂呈練影問是誰獨步江皋便凝望認壺中珪璧天上瓊瑤
清標曾陪勝賞坐忘愁解使塵消況雙成與乳丹點染都付
香梢壽妝酥冷郢韻珮舉霧捲雲消樂逍遙鳳凰臺畔取次
憶吹簫

李久善詞

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鶯擲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爲新
余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間鬪星眸一轉晴
波溜殆出于此王名重元祐間人全首云去歲花前曾記有
半醉嬉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間鬪星眸一轉晴波溜
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忍更看花柳春恨厭厭和永晝
寂寞黃昏後又燭影搖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
春長待醉東風却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奈如今風情漸老
鳳樓何處畫欄愁倚天涯芳草

頭上宮花顫詞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曼衍寶津

南殿宴坐近天顏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六軍錦繡萬
騎穿楊箭日暮翠華歸擁鈞天笙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
歸人前山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也舍
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妓有歌此至金盃酒君王勸頭上
宮花顫其首自爲之搖動者數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多而
張竟不覺也

作詞以弔楊謝

紹興庚午台之黃巖妓有姓謝與姓楊者情好甚篤爲姬所
制相約夜投諸江好事者有爲望海潮以弔之彩筒角黍蘭
橈畫舫佳時競弔沉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斷魂流水茫茫
堪笑又堪傷有臨臯仙子連璧檀郎暗約同歸遠煙深處弄

滄浪倚樓魂已飛揚共偷揮玉筋痛飲霞觴煙水無情採花
碎玉空餘怨抑淒涼楊謝舊遺芳算世間縱有不恁非常但
看芙蕖並蒂他日一雙雙

陳虛中守臨川作

陳虛中崇甯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
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

洪覺範長短句

洪覺範嘗爲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新筍纖纖工染
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曉黃庭
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梨花嚬嗅

能改齋漫錄卷十七終

能改齋漫錄卷十八

神仙鬼怪

士夫徼倖爲仙

高尙處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發此言也而士大夫乃徼倖一日而爲仙豈理也哉

呂洞賓唐末人

唐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想是開成字亦非

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案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

呂洞賓傳神仙之法

呂洞賓嘗自傳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

遊兩浙汴京譙郡嘗著白襴角帶右眼下有一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成道嗟乎觀呂之所著皆自身心始而學者不能正心修身徒欲爲微倖之事可乎

劉妻死化爲異狀

滕待制宗諒謫官秋浦時州吏有劉某者妻有美色俄病死浴裝在櫬未及釘蓋忽然化爲異狀皮青髮紅若世所畫鬼將之類州吏悲而畏之旣葬卽棄家爲道士八九華山不返宗諒後在北方猶寄以詩所謂九華劉道人是也

陸仙師迎漕使安公

樞密安公惇處厚元祐末爲江東漕使因遊廬山太虛觀未至數里間有道士紫衣皂巾領徒七人迎謁旣而不知所在問左右皆無見者至觀謁陸修靜仙師遺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曰昔年游歷訪霓旌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應不爲公卿

園子得道

臧論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爲園子能致非時菓菜臧氏子弟稍異之問之則給以得于市使他人求之終不得也察其所爲則無棲息獨臥園中草舍往往夜定有語笑聲及迫而近之則又寂然其後論道從容撫接益久而才畧告曰今

夜三鼓漏點中半公能獨步至園中則老兵當有一言授公
苟少差遲則遂成虛矣論道其夕不寐夜分具袍笏將出其
妻苦問之不得已以實告其妻不測而強制之漏向盡論道
亟趨草舍而老兵已死矣使人舉而瘞之屍如輕泡論道歎
恨彌日

石曼卿丁度爲芙蓉城主

王子高遇仙人周瑤英與之遊芙蓉城世有其傳余案歐陽
文忠公詩話記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云我今爲仙
主芙蓉城騎一青驃去如飛又案太常博士張師正所纂括
異志記慶歷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裝塵
服兩兩並行丁度觀文案轡其後朝士問後行者觀文將宅

有已...金卷十八
三
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城主俄聞丁死故東坡詩云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韓子蒼言王荊公嘗和
東坡此詩而集不載止記其兩句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
萬鬼驅六丁

華陽洞門開

王筌字子真有道之士富鄭公嘗客之于門元豐中神宗賜
號冲熙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受上清籙先是茅山中峰石
洞忽開案其域乃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
去卽閉閱千歲矣至是復開又前期累日甘露薦降道士劉
混康曰似此必有異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聞于空浮
之上山中刻石爲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深之亦爲之詩曰華

陽新報便門開應爲高人受錄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
放是仙才先生留洞元庵久之若有所待嘗書壁云身佩上
清寶籙心持大洞真經入靜敷坐靈鎮神遊金闕玉京

王迪照鏡見前身棄官學道

熙寧初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
迪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
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修證勿淪苦海旣去迪具以告妻
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
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紀其實云鬢如抹漆
左參軍脫却青衫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
身鼎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藍

田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周貫尸解

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鴈子善屬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則詣酒家取一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故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人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因託宿焉生爲具酒食而臥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杲卿往案之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殮埋于其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

公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臥不離懷袖人莫得見者死之日純臣得而有之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計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言其畧然亦有不同也

談驅夜癘夢得鄉書

傅霖張乖崖之密友也開寶中嘗會于幹城終日談話鄰有病癘者爲之不作每有書與傅必先夢之故其詩有云劇談驅夜癘幽夢得鄉書敘實事也

仙家亦有靈芝殿

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卽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

齋廣錄載王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人邀至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其宮曰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畧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官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有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然子固之筆竟無有蓄之者

虎伏罪媼之子復蘇

仁宗時光祿卿呂璫少爲漳州漳浦令爲政得人心旣去邑人爲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于虎者璫哀之于其死處施一窆立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窆有虎陷焉時又有邑媼之子戲于陳將軍廟盜其所供之果出門而媼子仆于階下而死媼哭之甚哀聽者惻然璫因以文訟于廟引盜宗

廟酒食律罪當黜而將軍人臣宜處以等殺則盜食供果蓋不當死且蠢愚者法所宜赦不廢公直也文旣焚而媼子復蘇

曾易占詩識

曾子固之祖曾易占南豐人知信州玉山縣坐法失官閒居十餘年執政憐之諷令至京師行次至洪州樵舍僧寺題詩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乾日薄雲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時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時慶歷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寫景不侔旣而行次睢陽而卒其孫子固載柩還鄉復過樵舍乃臘中雪白梅芳然此詩乃蔡君謨詩易占偶書之耳

楚小波詩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
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
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然余讀張君房
賸說楚小波事其詩一同但有二首爲異耳別一詩云妾貌
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
氣味長

仁宗芝草之瑞

仁宗始誕之夕榻下生芝草一本凡四十二葉故卽位四十
二年應此之數也

鋸木有普照之形

左班殿直張擇爲父置棺鋸解之而杉木有泗州普照王之

形眉目衣座皆具隱然如畫郭功父爲文以紀其事

蠶吐絲成段

宣和間新喻傅侯初爲蘄春蔡氏婿登第之歲婦家簇蠶不
繭緣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奕奕正黃厚薄若一
如有邊幅然鄉人以爲祥賦詩盈軸有一聯云園客有絲難
比甕鮫人無杼自成綃號爲絕唱洪駒父亦有一篇云公子
青衫得意朝闈門異事喜成謠星河牛女支機石泉室鮫人
暗織綃園客憑虛誇獨繭冰蠶志怪豈同條細看霞綺驚羣
眼詎減霓裳下九霄

冰有綾紋

熙寧八年陳州大霜城內外數里間厚冰上皆有綾紋隱起

如鵲琢髣髴成攀枝孩兒好事者以墨塗而印之傳視親舊其枝
葩婉妙與吳蜀所織爭工云郡守陳襄述古歌以上聞或曰
奇異不許輒進乃止

畢漸趙諗之讖

狀元畢漸有惡之者于登科記碑上刻去水旁未幾趙諗伏
誅方悟畢斬趙諗之讖

趙少師夢名

趙少師應天府人初名禪夢神人持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
槩字遂更名字叔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及殮棺中生紫芝
擊大鼓享厚味

蔡薺文饒與許光凝嘉謨俱爲尚書因會茶嘉謨歎簿書之

煩曰吾儕外望雖重然日困刀筆反與村縣長官無異思典外藩擊大鼓享厚味豈易得也文饒曰擊大鼓享厚味在公所優爲疑安得而有之嘉謨歸怪其語謬未幾嘉謨出知成都文饒落職官祠

泗州大聖送東坡過海

鄒志完言在嶺外見惠州太守方君謂其家人素奉佛一旦夢泗州大聖來別云將送蘇子瞻過海遂詰之曰幾時當去答曰八日去果如所言故參寥以詩誌之曰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常于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李似權記夢詩

李似權記夢詩云碧玉山頭碧玉泉琤琮聲裏數流年不知

曾與何人到笑想丹題似昔緣其二云石壁蒼苔露未乾小池射日石團團弄泉漱玉歸何暮風捲橫雲細細看

夢人送喜雪

東坡元祐末爲禮部尙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所與覺後唯記一聯仲至因是以成章云曉雪誰驚最後時土膏

方得助甘滋歲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憂一覺遲

此一聯乃得于夢中

不著寒梅容觸目半留紅杏惜離披神交彼此無勞辨更爲公題述夢詩

迎曙亭

仁宗晚年久不豫漸復康平御朝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遙見一小亭榜曰迎曙仁宗不悅

卽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

王丞相禱雨

眞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時大旱王丞相欽若爲郡倅至
邑祈雨夜祭祠下王默禱他日如至台輔四更當雨黃密知
之私戒鼓吏促其更籌遽擊四鼓而雲未應王亦自信之重
莊嚴而待及期果雨竟如所望

寇萊公強人飲

寇萊公善飲酒人罕能敵迨罷相判永興官吏賓客之能飲
者不限位貌常令陪飲席時處士魏野僧夢英亦常預坐有
倅連困于酒已疾而公尙促之不已其妻乃叩公庭而訟焉
遂免後有一道人上謁自言能劇飲一引可盡斗瓶索公以

瓶爲對公喜如其請旣而道人舉瓶一引而盡公則不能道人強之公笑曰量不可加遂止道人因謂公曰今後少勸人酒公悟自爾勸酒減矣道人遂不復見

張相公食料羊

張相公齊賢洛人布衣時嘗春遊嵩嶽廟飲酒醉臥于巨石夢人驅羣羊于前謂曰張相公食料羊後張每食數斤方厭世無比者

擲骰默占

章郇公守洪州嘗因宴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登台輔卽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遂緘祕其骰至爲相猶在

賜鞍繡文

章郇公初入樞府以所賜鞍繡文疎畧命市工別繡之既就
來上視其花乃宰相所用不旋踵遂大拜

秦亭之夢

余左丞靖嘗夢人告已云官至八座死在秦亭常自思曰然
則我不過爲天水郡將耳其後靖過江寧泊舟秦淮亭下得
疾而亡

灸丹田之效

豐城李仲武告余熊兼罷丹徒嘗言丹徒令以捕寇徙官令
初尉臨海有寇魁年八十筋力絕人盛寒臥地飲冰了不爲
異人皆以妖妄疑之既就捕令訊無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
道人告已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赴水卽潰焉瓦礫乃至千

年木仆地卽朽炭之埋沒更堅緻人之灼灸猶是也用其語
歲灸丹田百炷行之蓋四十餘年其盜坐棄市令密使人決
腹視之有白膜總于臍臍若芙蕖狀披之蓋數十重豈一歲
一膜耶

江沔能舉重物

仁宗朝江沔建州人以布衣遊場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
殊無聊忽一日支彊屢欠伸猶不快偶持重物乃微快因漸
取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貴侯門外見大扁石沔試捧之
舉甚易又遊相國寺與衆書生倚殿柱觀倡優沔陰抱殿柱
柱卽與礎相離沔以脚撥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
頃書生欲去而不能沔笑曰相戲耳沔爲起柱而脫之于是

都下相傳汚有神力或勸汚應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君得于中年蓋天所贊必有大功名也汚從之遂中第然官止殿直

易葬他人陰地之報

夏侯公素好術數陰陽山水古說無不收迨其薨于洛中得善地以葬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顯當開塋域不自督役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之一侍中葬穴也其故槨碑刻具在幹者以大事迫期遂諱不白而易之取棺碑于旁近埋之既葬未幾龍圖死其婦挈家資數萬改適其次子又得罪廢

李氏之門女多貴

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壻參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戩皆

自小官布衣選配爲連袂及都官公晉卿有二女其長子大廟齋郎逃與前岳州判官王陶樂道布衣滕甫元發相善多會于許之長葛一旦李死附家人語云吾二女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二壻足矣然時二君一雖仕一尙在場屋皆非常士也而李陰有所知家人及二君亦樂從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第三人登科而王尙幕職不日進擢相繼爲翰林學士已而遂爲兩府故世多傳李氏之門女多貴焉

官吏誤入無辜與殺人同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棲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曰罪莫大于殺人夔抱大罪奈何

興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于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均夔于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適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沉香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卽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爲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蔣女得仙

元豐中武陵太守蔣深之幼女忽夢神人燎蒼楮若虬龍狀
強使吞之自是辟穀間誦大洞諸仙經復言上帝以我補花
童繼夢二童挈玉匣與之所占如響上元醮罷語及死生之
際翌日坐蛻先是有二鶴至女子曰此仙人之良驥也至是
復來父母以爲不壽清逸居士潘興嗣延之爲作長歌道其
畧云蔣家女兒始笄齡道與之貌天與形自從一被虬龍驚
胸中落落明珠生衆人任醉我獨醒恍然忘味聞韶英又夢
二童攜玉匣置之懷袖心轉靈又云玉皇有詔補花童爲仗
東風齊著力云云

呂先生字元圭

世所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

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于石照亭廳上仍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間喻陟爲湖北提刑題詩其後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廳上更題詩世人不識還歸去江水雲山空渺瀰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

安濟夫人廟

本朝開寶中真州有漁者釣得一木刻婦人背刻丁氏二字旣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爲保奏封安濟夫人廟在長蘆崇福禪院之西

中宵牛語

沈遼叡達言嘉祐中其兄文通自越移杭所經諸堰皆集牛

以運舟是時方夏暑監官堰上露宿以俟之夜久人靜或聞以行相呼云今吾輩有何生活或答曰明日沈幾兒子過來赴任杭州也又云沈幾早有子知杭州乎歎息不已使臣者審其聲甚雄重非人聲又深夜野次更無外人其言氣非俗流因熟察之乃堰上數牛也張芸叟聞其事而言曰旣以行呼豈非沈之親朋者耶又云因果之說凡祿厚而無功澤于民者死卽轉生爲象牛駝馬復以大力償衆生爾然事關幽顯理未可知假或可知其中宵牛語之事亦可知矣

道民種茴香

林靈素開講于寶籙宮一道民怒目立于前靈素問爾何能道民曰無所能靈素曰爾無所能何以在此道民曰先生無

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宣問實有何能道民對曰臣能
生養萬物遂下道院取可以佈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民種
于艮嶽之趾仍遣禁衛監宿于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翌
日視嶽趾茴香已成林矣

柴先生獲太乙真君筆

柴文元本綿州彰明縣弓手沿幹山樊覩一鷹帶綠絛胸綽
于林間柴喜其俊異又疑豪子所蓄遂取以歸道遇少年就
索柴卽與之少年愧謝傳以符術授丹筆一枝曰遇人疾厄
當書符以救之柴歸縣不喜執役遂竄迹西蜀遊荆渚每書
符以治疾亦時得金以助行橐後遊太華見陳希夷問子何
處得太乙真君筆平方知所遇乃太乙洞主柴卽求披戴住

閩鄉縣觀中真宗西祀回召對賜坐問以無爲之要賜茶藥束帛時已百餘歲善服氣能長嘯精彩如中年人觀卽唐軒遊宮有明皇詩及所書道德經二碑真宗作詩賜之改賜祥符觀額邑人至今呼爲柴先生觀

馮季周朱僕射

洪州豐城寶氣亭側居民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翌日新虔州守馮季周殿撰治亭下有僕役朱秀溺死時建業三年八月四日也

證因大師

婁道者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手中指凡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卽院之隅雙檜間一席當空爲棲隱地強名曰

藥師庵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問寒暑雖積雨雪宛轉泥淖間所藉席非甚敗不輒易隆冬則臥雪浴冰盛夏或擁毳附火傍有物若虺狀動止與俱逮師示滅亦不復見庵絕人迹蕪穢不治有顏翁者日來掃除師亦聽焉獨庵旁十步禁不聽治每事已告去師必指一磚謂曰下有錢可取翁發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文他日覲其多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也師旣絕物願見者足纔踵門輒嫚罵疏其隱諱皆探其不聞于人者發之無不慙退雖不得見恥心且格矣有民婦贅幣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不謹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著婦意其使之聽命也旣及柱則旋柱疾走若有牽制足不得輟自晨達午不解鄰人祈師師曰今縱汝去鄰

人曰是嘗苦其姑推磨殆坐此乎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見
賜以褐焉加禮遣還祥符中章聖復召館于開寶寺造塔道
者院與石頭道者同對上用明皇飲張果故事賜酒師引飲
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仆師摩其項擊以三掌平愈如故上益
異焉昭陵爲皇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復
命宮中同粧服畢出修敬師閉目端坐閱數十人內至一人
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肅太
后也旣辭歸上賜兩褐並金器等物師復有一目生于掌中
不以示人惟二聖親覽焉淮楚多水患而漣泗尤被其酷泗
鍾淮汴下流二川率衆水而東至泗蓋千里而合復道漣而
入于海納潮吐潦漣當其咽師之未滅與滅之後屢顯功力

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者謂僧伽居泗以制潦水之衝師居漣以禦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法號證因大師

前輩猿蛇之精

偶讀臧榮緒晉書稱郭璞有人見其睡形變鼃云是鼃精也予乃知前輩張乖崖浴爲猿蔡君謨睡爲蛇其說不誣也

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藉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卽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

旺事略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于土上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劔浦縣治二十里

許叔微夢

真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以偈語贈之云藥餌陰功樓陳間許殿上呼盧喝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榜中第六名遂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下名乃樓材方悟其事

廣德王開河爲豬形

廣德軍祠山廣德王名渤姓張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于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通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河濱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爲期

每餉至鳴鼓三聲而王卽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
因夫人遺殮于鼓乃爲鳥啄王以爲鳴鼓而餉至洎王詣鼓
壇乃知爲鳥所誤逡巡夫人至鳴其鼓王以爲前所誤而不
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濱王
見夫人變形未及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河濱之功遂
息遷于廣德縣四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于山西南
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由是歷漢
唐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災沴禱之無不應都人以王故呼豬而
曰烏羊

天齊仁聖帝五子

京東父老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

威權大將軍本朝封炳靈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封四子長爲祐靈侯次爲惠靈侯第四子爲靜鑒大師第五子爲宣靈侯南嶽司天昭聖帝每春首必換幘頭須本郡通判換之一換而正者歲必大熟否則歲必大歉

葉簡善卜筮

國初剗人葉簡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村人失牛卜之曰所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邱甲爾又有合貯橘子令占者簡曰圓如珠赤如丹倘能擘破分喫了爭不慙愧洞庭山又有以巾子令占者簡曰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稱無二三兩因何號一斤又有以兩雞子令占者簡曰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

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化金之木

龔待制子蒼言青城山一道士俾小師持鐵湯瓶出觀買酒以待檀越小師中道奏廁于林下以瓶掛樹端瓶重木弱爲風所搖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黃赤旣鍛以火赴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識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未始乏絕年逾六十不能去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龍鍾爲甚同觀道士平日固以物色疑之其人欲傳其術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以賣米爲業不問歲之荒歉一斗求息一文意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其

人曰未必然也明日可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戶而同觀道士居鄰房者似有所聞穴壁視之見二人破一金各以火鍛次下藥物少間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翫稱嘆以爲世不可謂無人也同觀道士數人駭其所爲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之喧呶爭奪卒壓死二人衆道士竟因是坐獄蓋天地寶貨鬼神所祕而二人輒私用之宜于不免也

貢士勾夢

大觀間鄉人王耕被貢西上入辟雍勾夢于二相祠是夕夢在一樓上顧視賦詩曰樓上虛懷待月時寫景應難不賦詩一天列宿坐中見萬里青山雲外歸明春耕以上舍二十八

名釋褐再任筠州司理以旅櫬歸豈雲外之應耶

生有時死有地

龔侍郎邵武人布衣時在京師以祖未葬就一道人課之得詩云烏軍山畔走紛紛余分際上照一墳但請涂樊二師下兒孫朱紫入朝門暨還家家已葬祖訖地名余分際近烏軍山乃涂樊二道士爲遷穴信乎諺曰生有時死有地也

燈燄高數尺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儀爲袁州軍事推官明年被臺符權知萍鄉縣事居數月一夕臥室中燈忽引燄高數尺如是者再三俄而得疾不起

觀音經

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親官于河朔夜見司理院
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尋光處得文
字三十八其詞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
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
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瘥

桐板有天下太平字

治平四年三月汀州軍事解桐木爲板心有文成四字曰天
下太平州將遣人詣闕獻之

竹杖化龍夢魚獲薦之祥

建昌軍南城悲猿驛東十里曰周壺進士許公岳家其間皇
祐四年公岳被鄉薦覆試在南宮家人未知勝信夏四月公

岳門前溪漲里人龔文遂見溪中有兩青竹雙合逆流而行
文遂怪之沿岸隨而觀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許文遂觀之已
屢乃投一石擊之兩竹被擊忽化爲龍頭角嶄然駭人文遂
驚仆移時始蘇不知龍之所在周壺之人皆以爲公岳必登
第然是歲乃不爲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預薦是秋未
考試以前公岳夢至池上顧見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
岳下捕之志取最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大魚中一最小者
公岳寤而歎焉是時間歲開科場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
次第七此最小魚之驗也而陳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
最巨魚之驗也

五臺山僧知人

元豐中光祿卿危拱辰爲進士時遇五臺山僧號稱知人拱辰以前程問之僧以手帕裹一大錢贈之曰謹守終有所見拱辰祕而俟之其後登第死于饒州鑄錢監

晏元獻公楊侍郎夢

晏元獻公晚年夢乘白馬渡長橋中渡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馬獨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壻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七行而罷楊公起視庭下奏樂人擁從皆紙人也寤而告其夫人因曰我必棄世未幾果薨

夢至虎頭洲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有地名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葬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于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權夢親

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權被鄉薦遂登第調虔州司理乃悟虎頭爲虔字

伍生遇五通神

嘉祐中臨川人伍十八者以善裁紗帽入汴京止于鄉相晏元獻宅前爲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趨氣毬伍生素亦習此卽從少年趨之少年見伍生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西四少年將去曰大哥不歸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生上房家樓飲之盡四角問生本末甚詳飲罷取筆寫帖付生曰持此于梳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業生受之繫衣帶間少年又曰夜久矣汝勿歸且隨我至吾家宿可也伍生從之至一處引生于三室前指一明亮

者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洩溺亦于壁隅也又戒曰
慎勿窺此二室將驚汝生唯然心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
戶扉闐然一室四壁皆釘婦人嬰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
拷掠號泣生畏而退復就臥室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生不
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甚怪駭顧
視筆帖仍在遂持詣郭家取錢郭如數與之生自是謀運稍
遂其後家于楚州五少年京師人謂五通神也

神叱陳超與宰相同牀

王冀公微時薄遊臨川寄食蔡爲政門館天寒冀公無被夜
中凍甚竊入僕魁陳超被中睡定超方夢有數人叱曰宰相
睡何得同牀耶卽昇致戶外超甚驚愕不敢近冀公乃取他

被葢之自此謹待冀公公有所乏超盡力助之公後貴顯所以存問于超者甚至超子亦舉進士

夢人頭符狀元之瑞

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城縣寄書與祖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傳翼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徙誼書于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于祖洽然後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黃庠符取驢顙大珠之祥

分寧黃滋嘗行山中遇道士騎白驢顧見滋爲下鞍相語將別以所乘驢與滋戒曰善視之汝自此有貴男子矣滋受之行數里復追及乃以手捺挾驢顙間得大珠如拳而去旣而

滋生子曰庠穎悟異常天聖中應國學舉第一明年南省復冠羣士時俊聲滿四方未殿試而屬疾仁宗手自封藥賜之有旨特展試期一日以俟庠起然竟淪殂論者以爲取珠之祥

虎嘯之祥金石臺文昌堰之讖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于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于窗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負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歷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醇與煜故舊常爲衆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誚煜者鮮矣自煜慶歷六年爲省魁至紹興四年汪華復爲禮部第一然未有爲狀元者撫州讖

詞曰金石臺高丞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水中之洲也其後潮沙積歲而高故晏王相繼大拜文昌堰近年水道稍狹而未合狀元之出計亦不遠矣

盧多遜被謫李德裕謁之

盧相多遜南行過瓊州入萬安州界宿一山館時雨霽月色明徹盧徘徊月下久之就枕忽夢有人扣門曰知相國到此奉謁耳問何人曰唐宰相李德裕盧拒之曰彼此被罪且異代何面相見須臾聞月下長謠聲甚悲惋其畧曰萬里孤魂歸未得春風腸斷洛陽城覺而惡之盧竟終于海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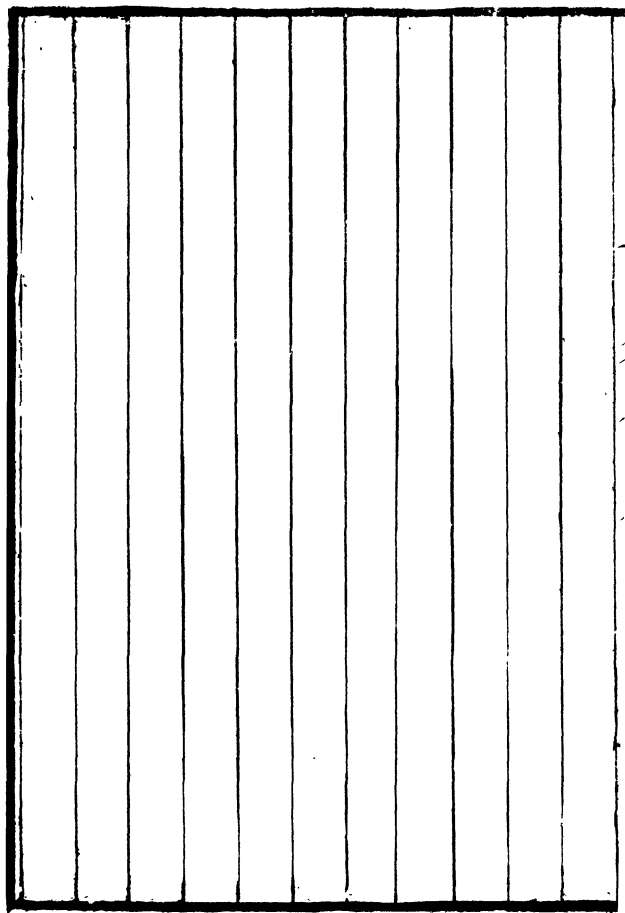
袁天綱知牛產牝牡

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于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之岐陽李

淳風聞其名齋金自遠事以師禮一日二人郊行見一牛迹
袁語淳風曰此雖牛迹能知其牝牡否淳風曰余安能知袁
曰乃牝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產一犢淳風尋問之皆然
未幾產一犢淳風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何也袁曰非術也
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產牡也
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淳風歎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
及也孟子謂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以袁之于李
孟言益可信矣

後序

家君年十有五隨伯父入上庠間闕險阻復歸隱撫之崇仁
牧耕蘿山之陽且十年矣屬以所著被遇上知獲齒仕版入
之不得調紹興癸酉始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入玉
牒所爲檢討官未幾以祖母憂去職旣免喪而自放於舊隱
間謂復曰予自少至壯奔走四方從賢士大夫遊所得多矣
因循不省旣老且死則無以傳也俾復執筆記之凡二千餘
條以類相從疏爲十八卷號能改齋漫錄用藏於家紹興二
十七年十月一日男復謹序



能改齋漫錄跋

昭文張氏刻能改齋漫錄十八卷爲目一十有三與郡齋讀書志合惟末闕詠諧戲謔一目耳近得臨嘯書屋刊本前有王阮亭序云從竹垞太史借鈔後汪秉鈞跋云曾祖鷗亭公多購藏書間於倦圃竹垞兩先生處借鈔則此乃曝書亭傳寫本也其目卷一事始卷二沿襲卷八地理卷九議論卷十記詩上卷十一記詩下與張刻不同蓋此書原缺首尾二卷經後人分合補換故傳本各異蘆浦筆記引漫錄事始門載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今事始門佚此條則均非完帙可知張刻本校讐不精頗多脫簡卷二俗語踏跋條爲韻語曰下落八字增穀價條廬坦爲宣歙下與卷四國璽條而祇在襄

國下並落二十一字卷十一田承君記姚嗣宗詩落去首百二十九字卷十七末陳虛中守臨川作洪覺範長短句二條全文並脫今並依臨嘯閣本校補其字句異同從其優者至逐條次序間有前後姑從張刻不復識別虎臣喜徵引故實而時或失之如論葉少蘊引春秋外傳雖蜴焉避之者云所援春秋乃國語不知外傳卽國語也論筠爲竹皮舉許慎說文云筠字從竹不知說文無筠字乃大徐新附也論元微之上裴晉公書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云以高祖比裴度不知淮陰侯傳云何聞信亡不及以聞乃自追之追信者蕭何非高祖也論鄭康成注檀弓三妃云本取帝王世紀不知世紀出皇甫謐謚生鄭氏後何由見其書而豫取之論馬融

鄭康成王肅杜預皆疑經傳所引泰誓文似淺露不知馬所疑淺露者乃民間所得泰誓而非指經傳所引鄭則并未嘗有是說也他類此者不可枚舉猶不止如劉興伯所摘諸條然大致該洽足資聞見宜京仲遠之愛之而傳之也夫庚子秋日錢熙祚識

